

文學系列

何乃健

淅瀝的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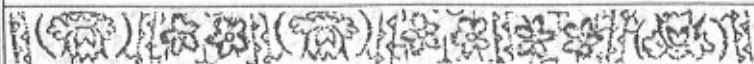
佛勃



序

繼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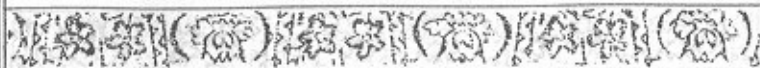
在文學創作方面的觀念上，我是比較重視其功用多於技巧的。也許這是我的創作在技巧上，缺少很好或特出表現的原因。不過我却仍然執着個人的創作有其一定的功用，因而發表，或結集成書。這個觀念也是我對文學作品的一個價值評斷標準。當然這並不是全面的，只是我個人認為這才是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強調作品中表達的意識與思想。這也是為何在未學佛時因思想未有依皈，未得落實時，我很少而至於近乎於零的創作，却在佛法薰陶中漸漸建立了正確的人生觀，與較豐富的思想後，才開始創作。也因爲佛學思想的內涵使我在創作時，不會感覺到思想枯萎或貧育，並能在觀照事物與芸芸衆生時，總能悟出一些道理，或



看得較遠，思考得較完整。於是佛教文學的創作就成為了我從事創作的依歸了。當然這也意味着，縱使思想內涵在一切作品，包括佛教文學作品中應佔有最重要的位置，創作技巧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為善巧的表達，將能使思想更廣泛的為人接受，更深刻的感動人心。也許我的創作要達到更高的層次，除了在思想上要充實，內心修養要提昇以外，還必須在技巧上也作較多面的嘗試與尋求水準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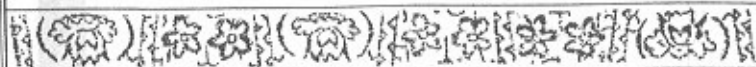
當我閱讀其他的著作時，由於觀念上的建立，我會重視其思想內涵的表達，但我也重視其技巧的表達。我希望自己在創作上不足之處，可以在其他佛教文藝的創作者中看到。當然我不會失望，因為有不少文藝工作者，也都把佛教思想注入其作品，而一些佛教文藝的工作者，也有很好的表達技巧。當然若要作全面的比較或批評，我還未有如此能力，不過不必諱言的，這些作者中，包括了我自己，都有所長，也有所短。但欣喜的是若以佛教文藝創作為主的作者，大多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佛學研究，乃至佛法的修養亦相當深，這使他們的作品煥發人性的真善美，發揮文學對社會的功能，並顯露了藝術的境界。

在這些作者中，我相信何乃健是其中一個值得推崇的。乃健是馬華文壇上著名的「田園詩人」。他擁有農科專業資歷，而熱愛稻田與土地，熱愛民族與國家，熱愛文化與藝術。他從事學術研究，並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實際的為社會建設，為人民



服務，同時更以詩流露他的感情，表達他的熱誠。而今乃健又給我們帶來喜訊：他以詩意的文字，豐富的智識、敏銳的觀察力、還有一顆充滿靈智的禪心，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充滿哲思的散文。當然這些文章並不能全面代表乃健，但從中我們閱讀到乃健對生命意義的探索，以及在生命價值提昇的意願。如果生命只是如此短短數十年，那麼這一分探索與意願將會完美於此生命結束那一刹那。如果生命是生生不息的長流，那麼這一段生命旅程將承先啓後地把生命推向完美的境界。我們相信乃健必然深刻明白這點，而且也懂得如何去做，去發揮，而我們期盼着的應該是：乃健帶給我們更多更大的喜訊！

九〇・十・十七・凌晨於無住室



目錄

序／釋總程

- | | | | |
|----|------------|-----|-------------|
| 9 | · 化缸的水 | 53 | · 不滅的抗體 |
| 11 | · 死亡，全新的旅程 | 57 | · 從那裡來，到那兒去 |
| 14 | · 心 | 60 | · 葉下的蝶蟲 |
| 17 | · 燈火相傳 | 63 | · 零分的人生 |
| 20 | · 淋不息的火種 | 66 | · 蝌蚪的天池 |
| 23 | · 除夕夜的信 | 69 | · 有用與無用 |
| 26 | · 一花一世界 | 72 | · 小旅館裡的象頭 |
| 29 | · 玻璃窗上的蛺蝶 | 75 | · 珊瑚之死 |
| 32 | · 佛心衆生心 | 78 | · 石域與榕樹 |
| 35 | · 不塌的塑像 | 81 | · 海堤陷塌了 |
| 38 | · 畫皮的墳墓 | 86 | · 蟲害的因果律 |
| 41 | · 聽靜 | 89 | · 瘠土上的豐收 |
| 44 | · 日日是生日 | 92 | · 河的故事 |
| 47 | · 水患的聯想 | 98 | · 翩飛在禪的芬芳裡 |
| 50 | · 鳳凰木與無花果 | 104 | · 那簇燭火 |

目錄

159

・後記／何乃健

109	・雜草與蟲害	143	・一株樹
112	・橡林裡的墳	144	・偉大與卑微
115	・當人是獸時	146	・渴求
118	・生命只能劃亮一次	147	・太陽
121	・在博物館的長廊裡	148	・根
123	・土崩	150	・河
126	・雁	151	・火種
129	・螢	152	・星空
131	・軟木，硬木	153	・瓊花
133	・附生植物	154	・甘露
135	・壁虎，龍族	155	・仇恨
137	・地獄深處	156	・心靈
139	・農場・官場	157	・硝煙消散後
141	・敵人	158	・神
142	・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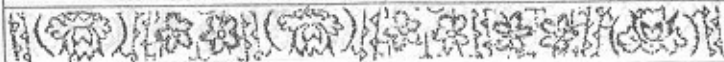
化虹的水

我們在田壘上徐行。

前幾天的季候雨，已在犁過的田裏催生了新綠。由於整地的工作未臻完善，低窪的地方都滯蓄着水。積水清澈的角落，稻苗都抽芽茁長，然而積水混濁的窟窿裡，就尋找不到絲毫的生機了。

你若有所悟地說：「心靈就像這一灘灘的水，只有澄澈亮潔的當兒，才能萌茁智慧の哲思。如果淤泥浮泛，陽光無從透射，思想就僵化死亡了。滯留的死水只能蒸發出腐朽的氣息。」

我驀地想起多年前寫過的一首小詩，就隨口輕朗，作為我的回



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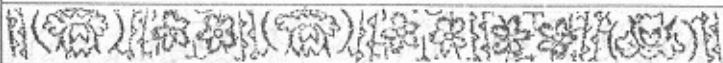
「泥灘裡的死水，只要肯淨化成一朵雲，還是可以變成虹的。」

我們在水閘旁小憩。

雨霽的天邊已搭起繽紛的虹。你輕聲問我：「死水蒸發之後，轉化而成搭虹的水點，再進而凝聚為霞暉熾燃的雲靄，是不是潛修的最高境界呢？」

我凝注着田裡枯槁的鴨舌草剛剛舒展開來的新葉，以及葉上晶瑩的雨點，淡然的回答：

「正好相反。生命的真諦，重點不在於提昇成不沾人間煙火的雲彩，而在乎如何把淨化了的小我，重投入滯留在苦海中的大我來，就如泥灘裡的死水，淨化了自己之後，不以小乘的自我解脫為滿足，而以大乘自度度人的精神為抱負，凝聚為甘霖，回到塵土飛揚的大地來，為飽受亢旱煎熬的嫩苗，帶來新生的歡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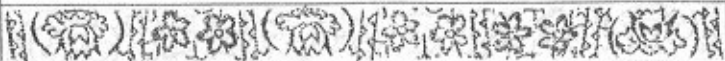


死亡，全新的旅程

我們部門的副總工程師患上了癌症，癌細胞已蔓延全身；同事說他的生命已經是一株被白蟻蛀穿了的樹，隨時會在風雨中僂仆不起。爲了表示對他的關懷，大夥兒決定放工後到他家去作最後的探訪。

進入大門，大家都爲之愕然。他在接受治療期間，頭髮脫落殆盡，現在却長出密麻麻的頭髮來，原來他已停止接受治療。他笑着說：「讓那些寶貴的葯去治療還有希望痊癒的病人吧！」

我們去造訪之前，心想他的家一定愁雲密布，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的軀體雖已枯槁，但是他臉上依然泛着笑意，令人想起倔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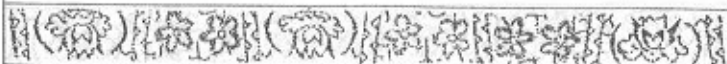
的樹，在枯枝上仍綻放着纖細但鮮明的花。他正在和另一位高級工程師討論一項水利工程的策劃工作，問他爲什麼不多休息，他回答說：

「不把未完成的工作處理妥當，就回『老家』去，像出遠門的父親，沒有爲孩子們的生活，作妥善安排一樣的不負責任！」

他的桌子上放着大悲咒與其他佛經。他風趣地說：

「這裡面都是母親對孩子的諄諄教誨與陣陣的叮嚀，出遠門之前重溫一番，旅途才不會太寂寞與孤零！」

在言談間他沒有流露絲毫的哀傷，雖然在微笑的背後或許有着無數的苦澀蘊藏。他坦然地談論着生死的問題。對他而言，身體壞了，就像衣服爛了要換上新的來穿，屋子塌了，要建立一幢新的來住一樣。徹悟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禪理，死亡，就不再令人恐懼，因爲那不是神識的消逝，而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等待着開始。他寫下十八條遺囑，其一是守靈勿鋪張，喧鬧噪雜，好像「慶祝」他的死亡一樣





。他要求誦經之外，播放古典音樂和輕音樂就已足夠了。
和他握別時，我心裡想：

「一個菩薩心腸的人，他的心就是一顆太陽，既使在西墜前夕，
仍不忘給這個冷暖人間，留下漫天的霞采，絢麗中散發着溫馨與和暖

！」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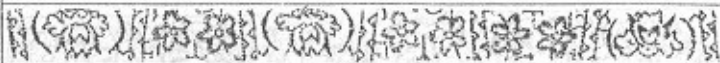
阡陌縱橫，平坦之處少，泥濘與凹凸的地方多，像生命中那段去日苦多的艱苦歷程。

經過一塊野稗叢生，把稻禾完全掩蓋了的乾田，你好奇的問我：「什麼原因造成這塊田裡，長出這麼多可怖的雜草來呢？」

我輕輕地回答：

「心！」

拐了一個彎之後，你倏地停步，指着一片綠禾婀娜的水田，以探尋的眼神望着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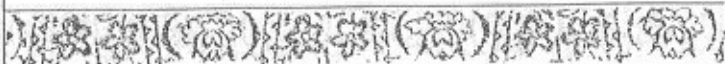
「爲什麼這田裡又能長出蒼翠翳翳，均勻整齊的稻禾呢？」

我幽幽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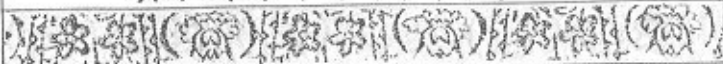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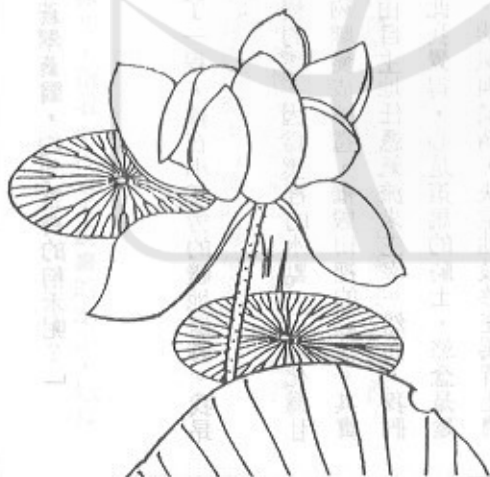
「也是心！」

靜默中我們繼續在田裡走了一程，停在小溪旁的曠地歇腳。我昂首遠眺天邊那朵飄忽的雲靄說：

「有人曾經把心譬喻爲善變的雲，因爲雲裡的水點，可以化爲甘霖，潤澤苦旱中的禾苗；也能夠驟變成冰雹，摧毀田裡的莊稼。其實水點只是無情之物，它完全不由自主地任憑氣流來主宰。然而，我們的心有血、有肉、有意識。因此我覺得，心是策馬的騎士，慾念是難馴的野馬。騎士的膽識、毅力、勇氣與騎術，決定他最終在馬背上馳，還是在馬蹄下摔死。心中的意念，可以灌溉沙漠成良田，同時也可以化魚米之鄉爲飢殍遍野的廢墟。心中有樂土，心中也有地獄；不爲什麼，只因佛在心中，魔也在心中！」



你凝視着沼澤裡一顆自甘墮落，逐漸腐爛的海芒果，以及旁邊一朵突破淤泥，却能保持花瓣純淨如雪的蓮花，會心地笑了。你的眸裡浮起閃爍的星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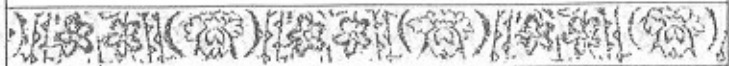


燈火相傳

中秋漸近，天上的繁星隨着弦月漸盈而疏落。那一盞一盞在孩童歡笑聲中款款而游的魚燈，却隨着漸亮的月華而愈來愈熙攘了。我打趣的對兩個女兒說：

「看，天上的星星都不甘寂寞，偷偷地溜到燈籠裡，和小孩子逛街去了！」

懿兒看到姐姐和童伴們高興地耍樂，也鬧着要提燈籠，我拗不過她，於是把盈兒的燈籠拿來，想藉蠟燭的火把另一盞燈籠點亮，不料她竟盤扭起來，怪我讓燭火在風中搖幌起來了。我不着一聲，把燭火



相傳。不久之後，她的蠟燭燒成燼後，我又從懿兒的燈籠引火，為她的燈籠點燃一支新的蠟燭，然後心平氣和的對她說：

「盈兒，要不是你剛才把火傳給妹妹的燈籠，現在不是什麼光和熱都沒有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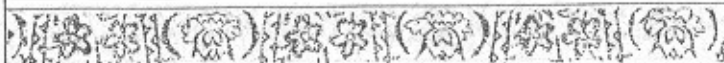
燈籠的影子在她的眸裡微微抖動，像一只想衝出暮色的螢光蟲。

一縷哲思驀地浮現在我心上，像另一只螢火蟲，受到了那眸中螢光的召喚，竄出綠草叢，在頓悟的喜悅中翻翻，我聽見自己的心靈在靜默中呢喃：

——燭火絕對不會因為以熱和光，去點燃別的蠟燭，而削減了輝芒，使自己變得黯淡，相反的，由於更多燭火點亮了，寒夜裡身影不再孤單，黑夜也減少了森嚴。心靈也一樣，不會因為把迸發出來的智慧與思維，心得與創見去和別人分享，而減低了自己的鋒芒，降低了自己的份量。釋迦如果把潛修所悟的正覺，只在心中深藏，他所證的



涅槃，無異於只把菩提葉製成了標本，使之不腐不爛。然而釋迦把戒定慧的正覺宏揚了，讓菩提子在無盡的心靈萌芽茁壯。縱使當初那株菩提樹枯了，千百年後，到處都有人感受到婆婆的菩提樹蔭的沁涼。誰說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無私的奉獻呢？你看，長河把負載的滔滔江水，獻給了大海，大海把懷抱裡的水，獻給了天空；天空的雲把水獻給了大地。因為無私的奉獻，長河的歌聲，永遠在奔流中飄揚不息！





淋不息的火種

銀河綿互如帶，在漸濃的暮色裡，越閃越亮。盈盈的河水，彷彿隨時都會傾瀉到地平綫上來。那熠煜的星光，恍惚中似乎距離我們愈來愈近，近得令我感覺到，那習習吹拂的晚風，也挾帶着天河的沁涼。

孩子們正在庭前興高采烈地唱着歌兒，互相追逐。驀地，幾隻閃爍着綠芒的螢火蟲，從屋旁的芒菓樹後竄了出來，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歌聲也乍然而止了。大女兒挨近我身旁，天真的問：

「螢火蟲的燈籠，是從那兒取火的呢？」



我沉思了一陣子，撫着她的額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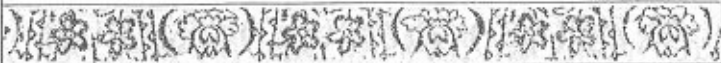
「取自他自己心中的火種！」

孩子的眼眸裡充滿了迷惑，彷彿在說：心中怎麼會有火燃燒的呢？

我的視線游移到籬笆外。不遠處鄰居正在把枯枝殘葉放到草堆上，點火燃燒。只見眨眼間烈焰熊熊，火花四射，活像宦海中驟然得勢的小人，趾高氣揚，爪牙亂張，不可一世。然而過了不久，草堆焚化成燼之後，那火光逼人的氣餒，也在轉瞬間萎縮成漸漸熄滅的炭片，暗紅的光，令我想起垂死的病人那雙無神的，滿佈血絲的眼。

我把女兒摟抱在懷裡，低聲的對她說：

「那堆枯葉上的火，因為需要依靠別的東西作燃料才能燃燒，所以一旦燃料完了，火光也就熄滅了。然而，螢火蟲的光芒，是從自己的身體裡迸發出來的，所以他的光芒風吹不熄，雨淋不滅。智者說過





地微笑！

，我們自己才是自我最好的依靠者和保護者。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去修持，除了自己之外，還有誰能做你的依靠呢？爸爸媽媽賜給你血肉之軀，但是你必須運用自己的腳才能向前舉步。在以後的日子裡，也只有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心中的火種，才能照亮你前面的道路。」

女兒還是似懂非懂，翹首望着天空，雲隙間一顆星星，向她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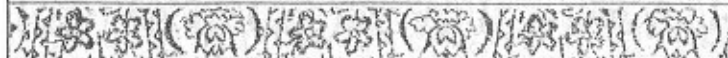


除夕夜的信

吃過團圓飯，孩子們就嘈着要和大人一塊兒守歲。她們盡情地玩呀鬧呀，還沒有到子夜，就已經像雨中的含羞草，肢體軟垂，在沙沙發上呼呼地睡着了。戶外的爆竹聲，此起彼落，始終震盪不碎浮泛在她們臉上的安祥。我挨近她們，一面端詳着孩子嘴角微綻的笑意，一面在日記簿裡，寫下了這封要在許多個除夕之後，她們才看得懂的信。

盈兒，懿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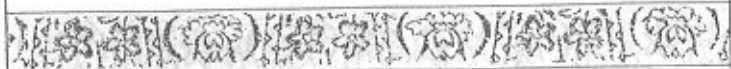
妳們在玩具堆中酣睡着，像特大型的布娃娃。這些年來，妳們在幸福安寧中生活，偶爾體驗些許細雨和微波，完全未曾經歷浪濤的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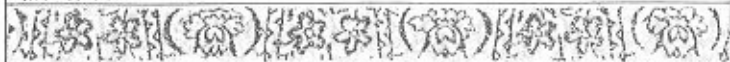
湧與險惡。妳們可知道，就在這一刻，地球上某些有陽光，或者沒有陽光的角落，槍聲，炮聲，轟炸聲，可能就像我們周圍的鞭炮聲那麼震耳。那裡的孩子們，走入她們夢裡的，不是隨着鼓聲到來採青的瑞獅，而是炮口還在冒煙的坦克。睡在她們身畔的不是玩具狗熊，米老鼠，唐老鴨，魚形抱枕，而是難民營裡受傷的親人。妳們手裡拿着的，是母親給的壓歲錢；她們手裡捧着的，可能是永遠消失在戰火中的父母與兄弟的照片。明天你們可以看到母親在餐桌上擺放香甜的年糕，然而，他們所能期盼的，是明天救濟站的麵包，不要再縮小。

是誰給無辜的人帶來了無窮盡的痛苦與災難呢？孩子，我要妳們永遠記着，這一切罪業的根源，是貪愛五慾，瞋恚無忍，愚癡無明，驕慢高舉，狐疑猜忌，執持成見所造成的。

因此，孩子，當妳們漸漸長大，我對妳們最大的寄望，不是將來能夠富貴榮華，飛黃騰達；而是希望看到妳們善良的心，能像那皎潔



的蓮花，長自污泥，仍能迸發悅人的幽香，純淨無瑕。如果瞋恚是最猛烈的火，我希望妳們是不易溶解的花崗岩；如果貪慾是四面包圍的網，我希望妳們的心是可以穿過最細網眼的光波；如果癡愚是最難渡過的河流，我希望妳們的心是謙卑但却堅韌的竹筏。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團火，如果妳們不能在溶爐或者渦輪裡發動龐然的熱能，就甘於平凡做一支火把，一盞燈籠，或一截小小的蠟燭吧。千萬不要爲了我執與私慾，而去做焚掠田莊屋舍，令生靈塗炭的狂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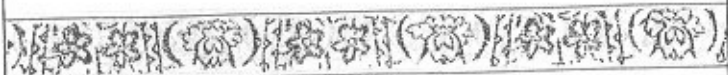




一花一世界

薄霧縹緲，在林叢裡，像惺忪的樹，昨夜殘存的夢痕。小徑兩旁的雜草，前些時候才被割草機削平，誰也沒想到經過幾晚夜雨的潤澤，有的雜草竟然臨着晨曦，綻放了遍地的繁花。這些花兒在風颺中展現着歡顏，毫無哀傷與宿怨。雜草們經歷了百千劫，終於徹悟了諸行無常，所以對於割草機的殺戮與凶霸，已慣了以淡然的微笑回答。過去多少不可一世的鐮刀，都帶着崩鏽和濃銹，倒臥在雜草叢中；而雜草的花，總帶着笑意，在陽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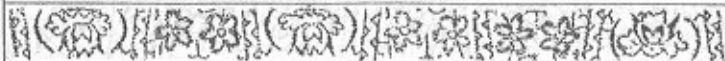
我摘下一朵小野菊，仔細端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雖然在巍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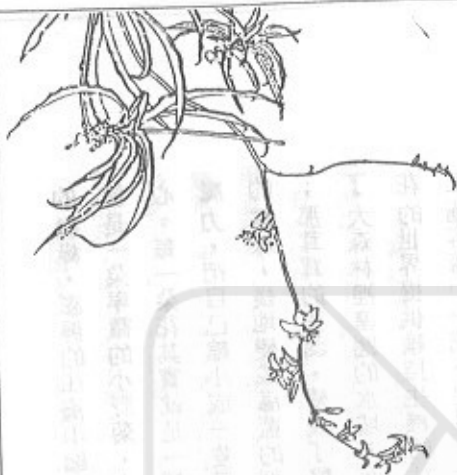




的嶺巒，澎湃的江海中顯露無遺，但是只要稍為注意，我們會發現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小野菊，大自然在塑造她的過程中，也從來不掉以輕心。每一朵花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來吧，讓我們依憑着想像的魔力，把自己縮小成一隻帶鞭毛的微生物，我們竟然發現，那花瓣上的露珠，倏地變成湛藍的湖；那橙黃的花瓣，變成了稻浪起伏的田園；那茸茸的花蕊，變成了翳翳的叢林。那護花的綠葉呢？這時也變成了大森林裡遼闊的水域；而葉脈裡的導管，就是川流不息的河床，為花的世界提供維持生機的活水。釋迦拈花微笑，那笑裡蘊含的哲理，正涵容着「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禪機。

當我從花的世界駛回來，再讓想像駛起，翱翔入自己的心靈裡，我豁然頓悟，這小小的天地，竟然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宇宙物我，本為一體。心中沒有了我執，則晴空萬里，風和日麗。一旦妄念頓生，這內在的小宇宙就颱風狂襲，岩漿橫流，地層陷落，海嘯決堤。小





宇宙裡因妄念而乾坤顛倒，這股力量的衝擊，往往造成大宇宙中天地的變異。因此，心外的大宇宙裡，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心內的小宇宙裡，何嘗不也是一心一天地，一念一乾坤？在大小宇宙中，天人永遠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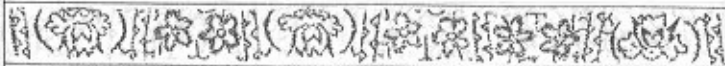


玻璃窗上的蛺蝶

落地長窗外，嬌嫩的鮮花在煦陽下，籌備着一個大型的服裝展覽園遊會。

我坐在靠窗的小角落，攤開稿紙思索。在這個靜靜的上午，思潮起伏的心，宛如一管期待着變成洞簫的修竹。

一隻彩翅斑斕的蛺蝶，不知從那兒竄了出來，撲向亮麗的玻璃窗，抖動着翅膀，那副焦灼的模樣，就像一位趕赴情人約會的少女，碰上了嚴重的交通阻塞，寸步難移時的無奈與徬徨。微風搖曳着鍍銀的葉子向她招手，鮮花綻放的笑靨，邀她出去共飲濃縮了一夜星光的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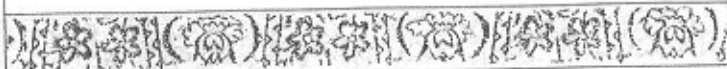
露。然而，盡管她已掙扎到筋疲力盡，彩鱗脫落了，落地長窗仍然無動於衷，固執地緊閉着，那麼接近，又那麼遙不可及地把蛺蝶和她追尋的夢隔開了。

孩子靠近我身旁，指着蛺蝶說：

「這蝴蝶真的很愚蠢，前面隔着玻璃，牠還想衝出去。憑着一雙單薄的翼，即使衝到雙翅碎裂了，也不能出去的呀！牠為什麼不回過頭來，穿過大廳，由天井飛出去呢？」

我高興地對孩子說：

「你講得很對，不辨方向的盲撞是徒勞無功的。你看，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很多都懷抱着理想，渴望昇華自己的生命，追尋完美的境界。然而由於不懂得善用思考，缺乏智慧，以為只有自己心中的道路，才是唯一能臻化境的方向，就像這隻蝴蝶，以為只有穿過這個玻璃窗，才是唯一能回返花園的方向。結果，他們心中的我執，就像



這面透明的落地長窗，把他們永遠阻擋。你說，如果這隻蝴蝶一定要從這個窗口飛出去，應該怎麼辦？」

「把這片不能打開的玻璃擊破！」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吻了她的額頭，慈愛地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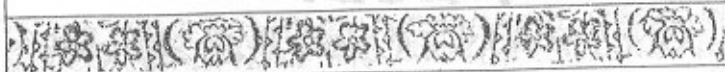




佛心衆生心

爲了聯絡畢業多年的老同學，我在翻閱通訊錄的當兒，驀地被其中一張照片吸引住了。那是一位考取了博士學位，目前旅居北美的同學與家人在一起的生活照，他臉上浮泛着的微笑，在我腦海裡盪漾起漣漪，擴散而去，把我的記憶推移着，去追尋一件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依稀記得那時適逢學校的假期，一群同學與高采烈的結隊到東海岸去旅行。很不幸的，車禍發生了，這位同學的腎臟受到嚴重的損傷，危在旦夕。在這生與死緊張地拔河的一刻，旅行團中一位黃同學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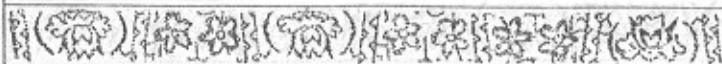




然捐出自己的——粒腰子，拯救了他的性命。黃同學的見義勇爲，受到校方熱烈的褒揚。然而謙遜的黃同學却淡然處之，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每次下課時，他還是那麼羞怯的坐在課室的一角，沉默地看書，像一株沒有繁花撩人，只懂低頭沉思的柳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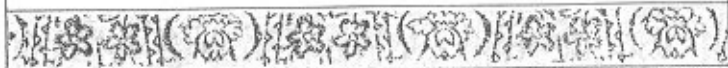
前幾年我在外地公幹時，與黃同學邂逅，他仍然謙虛如故，言談舉止並不因事業有成而變得虛浮。二十餘年如一日，在靜默中工作，平淡地生活着，不求聞達。每當朋友們偶爾提起那些博士同學在學術上的成就時，我就不其然的想起黃同學。我深信他一定會因爲自己捐出的腎臟，在另一個軀體裡發揮作爲，爲社會作出貢獻而感到無限光榮！

黃同學那種捨己爲人的精神，使我深深地領悟到，一顆平凡的心靈，只要散發出慈悲的輝芒，就能提昇爲一顆崇高的菩薩心靈。芸芸衆生心，其實深蘊着決決的佛心。每當我想起佛陀的慧語：「大地衆





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我就再度對這混濁的塵寰重新建立起信心，就像我深信，每一條高度污染的河流，都有可能淨化得亮潔澄明，可以讓水族重新活躍，可以重新灌注欣榮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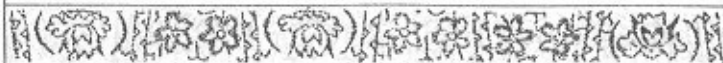


不塌的塑像

陪伴一位外地來的朋友到橫城遊覽，在阿依淡參觀極樂寺的觀音聖像後，他若有所悟地對我說：

「如果能把菩薩聖像塑得修長些兒，那麼觀音的慈容就會更柔婉飄逸了！」

聽了他的一番話，我的內心感慨萬千。爲了讓他了解人爲的偏差使到「一百二十尺跌剩八十尺，白衣的飄逸墮成贅肉的臃腫」，我把方昂的詩「觀音」中的一小段，爲他輕輕的背誦，過後彼此相對靜默片刻。那時，我的心頭浮起一股苦澀的味道，像剛剛灌下一杯忘了加



糖的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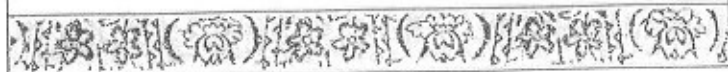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沉思了一陣子之後，幽幽地說：「能夠讓觀音的塑像聳立於鶴山，總算是積極爭取的一項成果。你想想看，歷史中多少佛像燬於兵燹，多少宏偉的寺廟，經過烽火洗劫，而今只剩餘一堆殘瓦廢垣，供人憑弔。」

我的腦海立刻浮現緬緬大戰之後泰國大城留下的廢墟，吳哥窟在東越戰爭後累積的彈痕，爪哇島上婆羅浮屠被極端份子瘋狂搗毀的佛像，以及中國文革時被紅衛兵破壞的佛教文物；憤懣之情，頓時在我的內心，油然而生。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憶起釋迦的一則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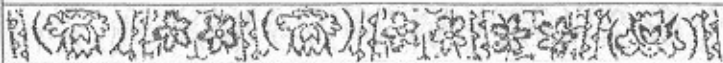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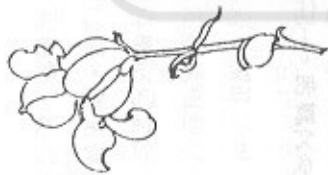
「每一項罪惡，對犯罪者本身的損害，比受害者更多。」

釋迦的慧語在我的心中迴蕩着，而我內心的悲憤也漸漸地熄滅了，像一堆被雨水淋濕了的薪火。

我又想，其實有生必有滅，是自然界不變的定律，要追尋永恒，



就必須把重點放在精神的提昇。壯觀如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也會隨韶光流逝而坍塌；宏偉如埃及的人首獅身像，也逃避不了日夜侵蝕的風砂。然而，如果我們以納須彌於芥子的精神，把高與雲齊的佛像，矗立在我們的胸臆裡，又讓這些塑像，在子孫萬代的心靈上奠基，那麼，即使更強烈的地震，也動搖不了聖像絲毫；更滔滔的洪水，也無從把佛像淹沒；最熾烈的火燄，也不能把塑像焚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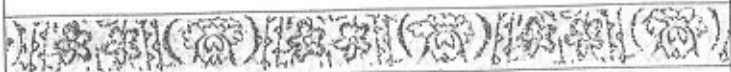
畫皮的續集

我在翻閱雜誌時，被其中一篇報導深深地吸引住了。那篇文章敘述一位自命不凡的莽夫，以為上天賦予他主宰衆生浮沉的特權，狂妄地懸賞重金，四處頒佈追殺令，以達到消滅異己的野心。正當我在心裡爲人性受到血腥污染而嗟嘆時，小女兒拿着一本兒童讀物「聊齋連環畫」，悄悄地走近我身邊，嬌柔地懇求：

「爸爸，你講一個鬼故事給我聽好嗎？」

我靈機一動，把雜誌擱在桌子上，撫着她的頭說：

「上次我給你講了畫皮的故事，你還記得那隻披着人皮的妖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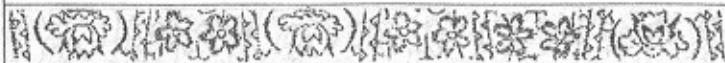
嗎？」

她的眼睛一亮，帶着興奮與緊張的語調回答：

「記得。那魔鬼最後被道士揮劍砍了頭，變成一道濃煙，讓道士給吸到葫蘆裡去了！」

我笑着說：

「故事其實還沒有結束呢！那老道士逝世之後，葫蘆在一次偶然的機緣裡被打開了，那魔鬼重見天日之後，經過無數次輪迴，終於修得人身。可惜這妖怪不了解人身難得，不但沒有在短暫的生命中廣種福田，反而在變成一代宗師之後，忘了教義中強調的恕道與仁慈，重拾屠刀，讓瞋癡如毒霧彌漫心竅，堅持我執，只要稍微拂逆他的意思，就下令追殺。枉死在他掌中的人，遠遠超出他披着畫皮的時候。當衆人詛咒他滿手血腥時，他仍大言不慚，自認替天行道，理所當然。後來，他在死後被召到神的面前，滿以為會獲得神的讚美，然而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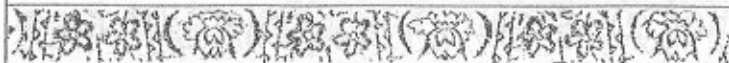
意料之外，神覺眉低嘆：

「濫殺衆生是戒律所不允許的呀，你回頭看看你所造的惡業吧！」

這妖魔回首張望，驀然驚見，所有被這妖魔生前殺害的人，化成骷髏，堆集如山，向他傾瀉而來，如山泥崩塌，把他永遠埋葬！」

小女兒被我自己編出來的「畫皮」續集吸引住了，小嘴微張，靜靜地聽我說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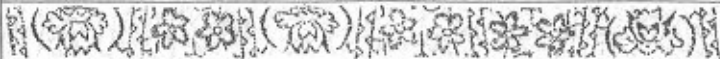
「有一句成語『炊沙成飯』意思是說，要把砂石蒸煮成飯，是永遠白費氣力，徒勞無功的。一個人嘴裡不斷背誦經典，手中的劍又不斷去追喝鮮血，天堂之門將永遠對他關閉！」





沒有破曉的黑夜

晚膳過後，我們一家四口圍坐在客廳裡，孩子在做功課，我在翻閱報紙。窗外淅淅瀝瀝地下着雨，淋濕了家家戶戶的屋簷，唯獨淋不濕我怡然自得的心境。正當我全神貫注地欣賞一篇精彩的報導時，窗外突然掠過一道眩目的閃電；雷聲還趕不及到來轟然敲叩我的耳膜，整個住宅區的電流已經倏地中斷了。黑暗像突然坍塌的大篷帳，從天而降，把我們密密地罩住了。我在孩子的驚叫聲中，慢慢摸索到廚房去，在抽屜裡找到了火柴和蠟燭。當我把蠟燭點亮的當兒，孩子們興奮地靠攏着我，激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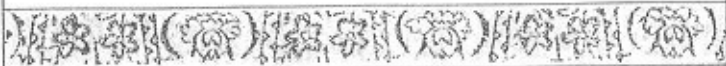
「沒有了光芒，我們都變成瞎子了！」

我平和地回答：

「只是一陣子的停電，黑暗已令你們感覺到無助與恐怖。你們不妨去想像一旦自己失去了視覺，一輩子生活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黑暗中，沒有燭火，沒有燈光，只有永遠迎接不到黎明的黑夜把你重重包圍，你會感到悲愴，徬徨和絕望嗎？」

我的話就像映入她們眸中的燭影，把光芒折射到她們心靈深處。她們望着我，期待着，我把燭光挪移到心靈中更深、更遠、更隱秘的角落。我輕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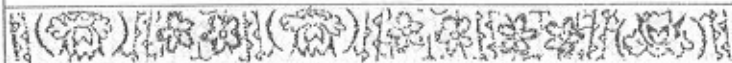
「如果有一天，我們永遠睡着了，不會再醒轉過來，我們的靈魂，不再需要眼睛，也能在大千世界上辨認方向了。那麼，把自己用不着的眼角膜，移植到盲者的眼睛去，像我剛才那樣，把蠟燭在黑暗中點亮，把光明重投入你們眼裡，這不是遠比金字塔裡的木乃伊，保存



下來的僵硬屍體，來得更有意義嗎？」

我小憩一會兒，繼續說下去：

「我們在夜裡看到的一些星星，在億萬年前已經毀滅了，然而它們所迸發的光芒，仍不斷地穿越過時空，把光明投射入我們的眼裡。如果我們願意為別人作出小小的捐獻，讓我們的眼角膜重亮別人的生命，那麼我們的生命雖然短暫，我們的軀體雖然渺小；不過我們的心靈却可以比美那些形體雖然不存在，但是光芒仍然終夜燦爛的星星呢！」





聽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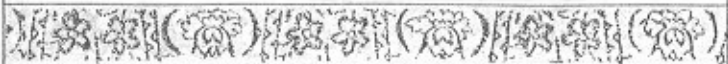
窗外，一群歸巢的斑鳩和麻雀，不斷啁啾嘩噪，加上樹梢乍鳴乍止的知了，喧鬧得像一群嘩衆取寵的政客，語無倫次，互相攻訐，令人煩厭。

我猛然憶起多年前，和一位智者在林間小徑散步時的一段對話。
我輕輕問他：

「你最喜歡諦聽什麼聲音呀？」

「深沉的靜。」他悠然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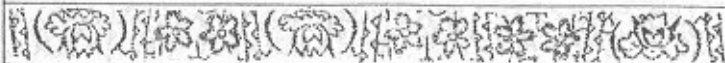
「最令我沉醉的，是完全沒有絲毫雜音的空靈。因為唯有空靈的



靜中才能尋覓到真正的自性；正如唯有在沒有絲毫漣漪的水面，才能映現不受扭曲不隨意變形的倒影。」

我一直無法體會他話中的真義，直至有一年我到臺北旅行時，在南邦市郊一座古剎的庭院裡躑躅時，才深深地領悟到靜的柔美和典麗。那是一個天藍如海的上午，菩提樹的濃蔭裡，青苔在石縫間閉關，小草在無風的院落裡坐禪，而我的心也幻成一縷輕煙，熾熾而昇，融入無邊無際的寂靜裡，輕盈如透明的空氣。我靜靜地感受和煦的陽光，透射過我的心房，靜靜地伏貼在小草的葉瓣上。小草在無為無不為的靜寂中，把陽光揉合而成生機盎然，但却靜寂無聲的綠浪。我以整顆心去聽靜，感受那空靈的手輕輕地把我心中的皺紋撫平。我的腦海浮現了一位哲人的話：

「所有聲音都有出發點，有方向和距離的局限，因此有生滅，也因此非無量。唯有靜，沒有出發點，在吵鬧的聲音裡，靜也隱身其間



，因此無生無滅，也因此無量，與本性相應，融成一片！」

窗外的噪音在漸濃的暮色中慢慢平息，我從聽靜中又悟了一個小小的道理，讓囂張的人去喧嘩鼓噪吧，他們的心靈會像怒吼的火山，讓自己噴射的溶岩來灼傷自己。讓我們的心靈化悲憤為力量，像蚯蚓在靜寂中為樹苗翻鬆泥土，讓樹苗學習面對考驗，把曝曬他們的陽光，化為葉綠體中深蘊的能。到頭來，囂張的火山口是不毛之地，靜寂的平野是碩果纍纍的園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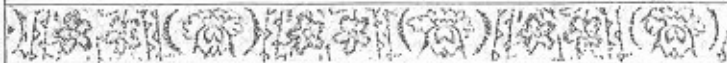
生日是生日

孩子深呼吸之後，一口氣把十枝蠟燭吹熄了。她興高采烈地把蛋糕切開來，與小同伴們共享。一絲淡淡的微笑，從她的嘴角泛漾而起，揉合了鮮花的馥郁，把瀾漫在她心中的欣喜，無聲地迴盪到每個人的心裡。她就像池塘裡悠然的游魚，把內心的愉悅，盪漾成擴散的漣漪，讓池畔的蘆荻，也分享一份怡然的欣喜。

她輕盈地踱過來，挨近我身邊問：

「爸爸，什麼時候才輪到你做生日呢？」

她的問話，在我的心頭揚起一陣微颺，一個閃爍的意念，輕盈如



落花，飄墜入我的心房。我以打趣的口吻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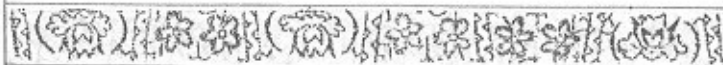
「我嗎？我每天都在哼着歌兒，慶祝自己的生日呀！」

她皺了皺眉頭，眼神充滿了疑惑，彷彿在心裡嘀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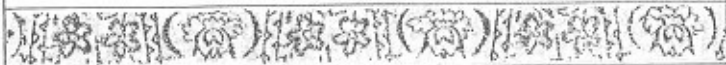
「這怎麼可能呢？老爸又在開玩笑了。」

我微笑着繼續說下去：

「妳不是常常在庭前那幾盆九重葛旁邊玩耍嗎？以後每天早上，你不妨到花樹下端詳，你或許會發現到，每天都有一些葉子凋了，又有一些嫩芽與花瓣探出頭來。乍看花樹並沒有什麼改變，其實昨日的花姿，已成爲喚不回來的容顏。每天當我夜讀之後，熄燈入睡時，那個日子，就像九重葛凋零的花瓣與葉子，永遠回不了原來的枝頭。每當我進入夢鄉，我就變成一隻毛蟲，結繭成蛹，等待黎明到來後，又再次破繭舞踊。我體內千千万萬個舊細胞在夢中死去，像死去的昨日；我體內千千万萬個新細胞也在夢中生長，帶着新的活力，像初昇的



朝陽。對於這些新細胞，每個新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生日。現在，讓我們再把視線投向週遭的芸芸衆生。在這個無窮的大我身上，小我就像小小的細胞一樣，每天都有新的生命蒞臨。生長、茁壯。既然小我與大我渾然一體，所有新生命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我每天以生日的愉快心情，去完成小我在大我中的使命，所以既使我一天天的老去，我內心的感覺却是，我在你身上，以及在不斷生息的大我身上再次成長。我覺得生命很充實，就像庭前的九重葛，不管多少花朵凋了，每天早上都有嫣紅的花瓣，生機盎然地綻放，像從來不缺氧的鮮血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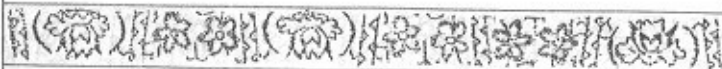


水患的聯想

上午出門之前，籬笆外面的溝渠，水位仍然相當低；不料到了中午放工的時候，沿着溝渠而來的洪水，已泛濫到門前的石階來了。馬路上的水已匯流成河，整個住宅區已變成了水上人家。我對妻說：

「今晚是月圓之夜。在海水逐漸退潮時，水患不但沒有消退的跡象，反而不斷的惡化。等到午夜大潮汐來臨，調節與控制水流的開門關閉了，我想災情會更嚴重，還是暫時搬遷到安全的地方住幾天吧！」

妻答應了。大夥兒匆匆收拾輕便的行李放進車子裡，準備離開。



盈兒以充滿疑惑的眼神望着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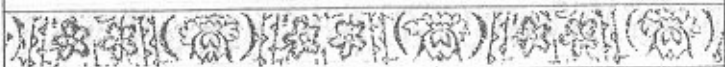
「書本說水災是因為大雨下個不停，使到低地積水造成的。我們這裡地勢又不低，天空也晴朗，為什麼會淹水呢？」

我輕拍她的肩膀回答：

「不錯，我們這兒沒有下雨，本來是不會淹水的，但是，在附近河流的發源地，擁有廣闊的水域，因為水域連續下了好幾天豪雨，土壤吸收不了這麼多的水，結果都流到河裡去，河床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水，加上排入大海的速度，又慢過上游衝激而下的速度，那麼位於下游的地方，就因洪水泛濫而成災了。每件事情起始的緣由，都要依靠各種條件和合而生的。上游下豪雨是因，海水漲潮是緣，因和緣配合起來，就造成泛濫的果。」

盈兒的眼睛裡閃爍着慧黠的光芒。我繼續說：

「有的地方以前沒有水患，但是因為人們的愚昧與貪婪，濫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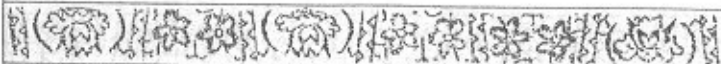


游水域的森林，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結果水災就發生了。這就像一些人，擁有福田，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把福報胡亂揮霍，結果惡業像河床裡的淤泥，愈積愈厚，最終導致萬劫不復。」

「那麼，要怎樣才能防止水災呀？」

我遠眺長空，低聲的說：

「克服愚昧，拋棄我執。很多人目光如豆，只懂得巧取豪奪，以滿足眼前的欲望。他們忘了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爲，就像寓言中的愚人，從防洪的壩堤偷偷挖掘泥土和石頭，來建築自己的樓房，以爲這樣可以爲自己的子孫遮避千年的風雨，却萬萬料想不到壩堤的基礎受到動搖而崩塌，結果，傾瀉的洪水把愚人埋葬在自己樓房坍塌的殘垣廢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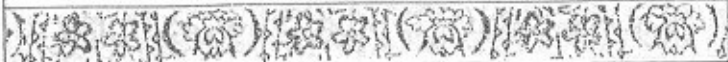


鳳凰木與無花果

黃昏悄悄地到來了，孩子們催促我出去散步的呼喚，比樹上的蟬鳴還要急迫。我把書本擱在桌上，牽着她們的小手在附近的公園漫步。拂面的微風與孩子的歡笑聲，把我的心舒捲為一抹忘憂的淡雲。

夕陽燒烤着西邊的晚霞。霞暉染紅了一排鳳凰木的繁花，令人眼花撩亂，分不清究竟是嫣紅的花瓣點燃了夕照，還是晚霞把天火向綠蔭投下。

我們向着鳳凰木徐徐走去。在婆婆的濃蔭下，一群孩子正在興高



采烈地捉迷藏。盈兒俯身撿起一條黑黝黝的劍形豆莢問我：

「爸爸，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打趣地回答：「這是晚霞燃燒出來的火炭！」

孩子們的笑聲在晚風中迴盪着，像小溪裡游魚盪漾起來的漣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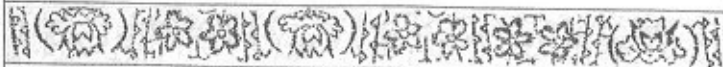
我把豆莢輕輕剝開來，取出裡面的種子，放在盈兒的掌心：

「這是鳳凰木的種子，你可別小看它呢。這些種子雖然小，萌芽之後，它會漸漸長大，變成一棵龐然的樹，讓人們在它的濃蔭下納涼！」

我們沿着公園裡的小徑向另一個角落走去。突然，孩子在一株根莖交纏的巨樹下止步，好奇地問我：

「你看，這棵樹被這麼多粗大的根團團地環抱着，像被一群八爪魚緊緊地擒住的人，連喘氣都感到很吃力似的。爸爸，這是什麼植物呢？」

我從地上拾起一粒菓子，剝開來對孩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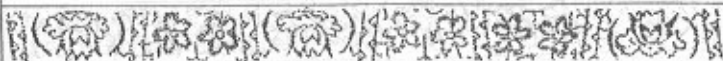


「這是一種無花果屬的寄生植物。當無花果成熟了之後，松鼠、猴子和各種飛禽到來嚼食這些菓子。菓內的種子常在無意間被這些動物帶到別棵樹上，掉落在枝椏間。種子萌芽之後，在樹上汲取養份，然後再長出許許多多的根來，糾纏着樹身，把原來的樹絞死，喧賓奪主。這種寄生植物，就像寄人籬下，却忘恩負義的小人，以計謀把主人弄得家破人亡之後，不動聲息地把對方的產業佔為己有！」

盈兒靜靜地望着我，恐懼在她的心中潛伏着。

我撫着她的頭髮繼續說下去：

「你還記得前幾天我教你的那段語錄嗎？『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小小的善業就像鳳凰木的種子，你把它埋在土裡，細心培植，有一天這棵樹會繁花綻開，給許許多多的人遮蔭。小小的惡念，却像無花果的種子，如果讓它在心中落根，有一天這棵貪婪的寄生植物，會以貪、瞋、癡、妄的根把你純潔的心靈絞纏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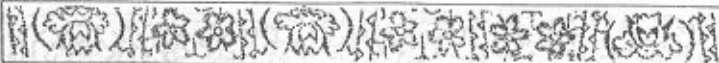


不滅的抗體

妻在爲盈兒調拌暖水沖涼的時候，驀地發現盈兒身上出現了紅色的斑疹，吃了一驚，忙載她到診療所去。經過醫生仔細的檢查之後，診斷她患上了水痘。

翌日，這些小紅點逐漸擴大，轉變成黃白色的小水疱，幾天過後，水疱已密麻麻地蔓延到全身。平時精靈活潑的小女孩，令人望着她就聯想起只要微風拂過，滿樹陽光就立即婆娑起舞的白楊。而今經過數日疾病的折磨，她已疲態懨懨；像一株炎陽下缺水病柳。

水痘結痂後，盈兒漸漸復原了，她靠近我身邊，好奇地發



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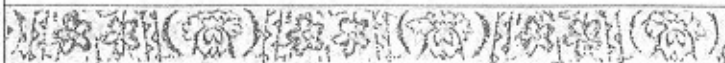
「水痘是怎樣形成的呀，我以後還會患上這種病嗎？」

我輕輕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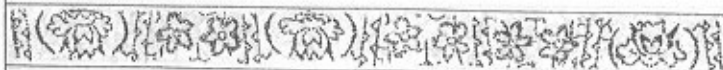
「水痘是一種屬於過濾性病毒所引起的傳染病。病毒體是一種最小最簡單的生命，進入我們的身體之後，產生的毒素却能令充滿了種種防綫的身體患病。不過由於這種疾病的病原體，在我們的循環系統裡刺激起對付病毒的抗體出現，以後即使水痘的病原體再進入你的身體中，抗體就會抑制病毒的活動。抗體永遠留在身體裡，你就一輩子擁有對水痘免疫的能力。」

我望着盈兒痘痕斑斑的臉龐，她的眼神仍流露出對水痘的恐懼。我於是繼續向她解釋：

「孩子，你不妨細細回想那幾天生病時的情形，然後好好地思考，或許你會慢慢領悟，一切衆生都擺脫不了生、老、病、死的痛苦。」



我希望你能從自己嚐過的痛苦中，去想像許許多多比你不幸的人所面對的痛苦，然後以感恩的心對自己說：『我的痛苦算得甚麼呢！我患病時能躺在舒服的床上，有母親的關懷。地球上許多角落裡，多少比我患上更重的病，年紀比我更小的孩子，卻沒有床可以舒展身體，沒有錢買藥來醫病，沒有親人的溫馨慰語。』我希望這次患病能激起你內心對衆生悲憫的同情。這種慈悲的心，不是水痘結痂後形成的棕色乾皮塊，在脫落之後，就無跡可尋。我希望這種同體大悲的心，是你血液裡被水痘的抗原激起的抗體，永遠在你的血液裡循環，抗拒私心與我執，抗拒貪、瞋、癡的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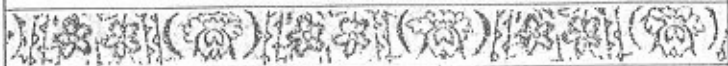




從那裡來， 到那兒去

孩子漸漸長大，向我發問的範圍也愈來愈廣泛。有的問題，尋遍《十萬個為什麼》這套叢書，也找不到答案。

黃昏時我牽着她的小手散步，遠處的稻田裡，一群白色的驚鵲翻飛而起，像振翅的星群。她望着驚鵲橫空而過之後，若有所思，又以難答的問題來考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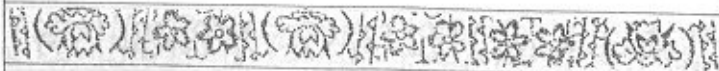
「爸爸，在我還沒有到來成為你的孩子之前，我究竟在那兒呀？我會不會是一隻整天飛來飛去的小鳥呢？」

孩子的話，像靜穆的空谷裡陣陣的呼喚，在我心深處揚起無數的迴響。啊，這不是我小時候最愛提出來發問，而至今仍探尋不到答案的問題嗎？二十多年前，在日記裡，我曾經寫下這段話：

——空濛的混沌，我在無我之前是什麼，我在無我之前依憑着誰呢？我那時是攀沿着一絲游離的日光，還是緊攜着一粒巖爾小塵埃，抑或牽住氣流的長袖呢？舟藉着長櫓而出峽，雲藉着清風而出岫，我是藉着什麼划出濃郁的霧團呀，混沌呵！

我尋思片刻之後，輕輕地回答：

「你和妹妹還沒有到來之前，已經活在我和你媽媽的心裡。那時候我雖然看不清你的樣貌，不過每當我在夜裡看見天上的星星，就感覺到你在向我眨眼微笑，每當我看到雲朵輕移，就彷彿覺得你在擺



動白皙的小腿兒學走路。每當我看見雨後的彩虹，就想像你戴着七彩的髮夾，在彩虹上玩滑梯。每當我看到草尖的露水，就宛若看到你肚子餓了而哭泣，你活在光裡，也活在暗裡，你活在我還不是我之前的夢裡，你活在無名的衆生裡。」

孩子被我的言語弄糊塗了，疑惑地望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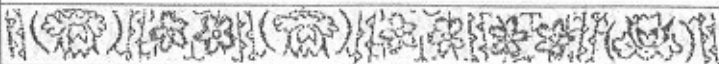
我拍着她的肩膀，以無限的愛心對她說：

「不要爲自己的過去是什麼而感到困惑。過去的已經永遠成爲過去，就像瀑布滑落斷崖之後不能再倒流。人身難得，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探尋自己的過去，而是如何把握現在，讓將來的每個日子都活得有意義和充實。你就像田裡的驚鷺，不能選擇孕育你生命的卵，不能選擇在那個地方孵化，也不能選擇以什麼顏色的羽毛出現。不過你明天要飛翔的方向，却能夠讓你在今天決定。你在學校裡和同學們競爭，暫時領先了，並不意味着，你已成功了。真正的成功，應該是在未來





漫漫的歲月裡，讓今日的我，與昨日的
我競爭取勝；讓明日的我，不斷地超越
今日的我。孩子，你從那裡來並不重要
，你要到那兒去才是我最關心的，因為
你未來要走的方向和步伐，輕則影響你
自己，重則牽連到芸芸的衆生！」





葉下的蝶蟲

我在庭前散步，靜靜地欣賞遲暮的霞暉，悄然退隱入盛開的花叢，在花瓣上尋夢。驀地，我發現那幾盆富貴花下，竟撒滿了綠豆般大小的物體，忙俯身細察，原來都是昆蟲的排泄物。我趕快向花叢搜索，要查個水落石出。然而由於這些繁茂的花樹枝極橫陳，翻看了好幾處的葉子，仍然毫無害蟲的踪影。我在心中暗忖，世上絕對沒有不賴因緣而結出的果，於是決定繼續探尋下去。經過了好一陣子，終於讓我在一截小枝極的末端，發現了一條綠色的蝴蝶幼蟲。牠不動聲色地蟄伏在那兒，如果不仔細觀察，還以為那是一片爲了開花而舒展的葉



子呢！

盈兒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用剪刀把幼蟲弄掉了之後，帶着惋惜的口吻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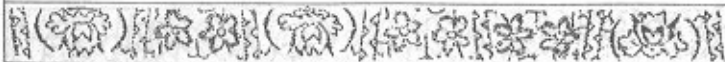
「這幼蟲身上的圖案真的很美麗呀！」

我以堅定的語調回答：

「不要因為事物的外表，而忘了它的實質。許多美麗的輩都含有令人喪命的劇毒呢！」

我坐在石椅上，盈兒跑過來，挨近我身邊，臉上的微笑單純得像一抹剛剛浮昇而起的微雲。對着一顆纖塵不染的心靈，我必須提醒她，既使在晴天裡，每一片云都要準備面對無從預測的雷電與風暴。

「當你長大之後，就會漸漸發現，在社會裡，到處遍佈着這些依靠變色來掩飾自己的毛蟲。他們以服務人群的幌子招搖過市，像這條表皮青翠如葉綠素的蝶蟲，令人錯認是正在忙着進行光合作的葉子



。由於變色的法術高明，人們往往要等到樹上的葉子如嫩芽都給曬光了之後，才知道害蟲的存在。然而在採取行動之前，這些害蟲早已蛻化為蝶，翩然飛遁了。」

盈兒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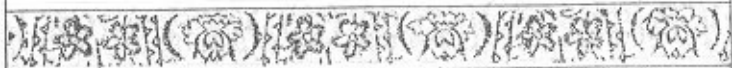
「那麼我們該怎樣去分辨真偽呢？」

我回答說：

「多觀察與多思考。許多人以為藉着黑夜的掩護，在沙地上鬼祟潛行，就沒有人會發現他的踪影。他忘了每走一步，身後的沙地上就留下一個脚印。因此不管這些害蟲多麼精於變色，牠們都無法隱藏自己撒下的糞便！」

我撫着盈兒的額髮，稍頓一會兒之後，繼續對她說：

「將來在社會裡，如果你沒有什麼大作爲，那麼就做一隻平凡地翻土的蚯蚓吧，千萬不要變成一隻靠着變色來換取一身華彩的蛱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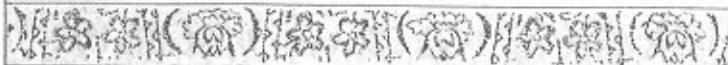




零分的人生

老彭退休之後，還是常常和我們聚在一塊兒喝茶。他擁有一小塊菜園，白天到園裡工作，因此每次的聚會都是在傍晚之後。今晚，我們又見面了，大夥兒在茶餘飯後，暢然地東拉西扯閒聊着，由稻田裡的褐飛蟲談到菜園裡的榴槤蟲，再由雜工們的偷工減料扯到官僚的巧言令色。當話題像碟子裡的花生，漸漸罄竭，只留下滿桌花生殼的當兒，老彭忽然有感而發，對人生的幻化無常，興起了無限的慨嘆：

「這副老骨頭，勞碌了一輩子，只懂得老老實實地幹活。傾這生的積蓄，才勉強可以讓孩子繼續深造。比起那些一起步就懂得鑽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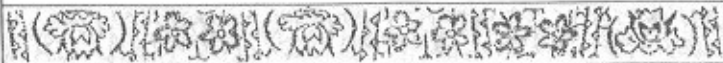
而今已飛黃騰達，呼風喚雨的朋友來，我這一生不只平凡，而且渺小呢！」

另一位朋友因為多年懷才不遇，內心苦澀，經老彭這幾句話的撩撥，立即像被拌攪的泥濘，浮昇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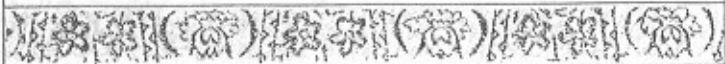
「如果要為這一生打分數，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及格還是不及格。在大學裡唸書時，成績還不壞。想不到出來工作了十多年，還是一直在原地踏步，升級無望。反觀那些年年考試位列末席，『托』着整個班的傢伙們，憑着特殊身份，現在反而到來發號施令，耀武揚威。他們以前不及格，現在却拿滿分了！」

我聽過了每一位朋友對人生的成敗榮辱，發表了各自的意見之後，淡然地回答：

「讓我們學習甘於平凡，並且從平凡的生活，活出不平凡的理想吧。泥土是最平凡不過的東西了，但是黝黑的土壤，却給予我們豐



碩的五穀和瓜果；而金銀珠寶、琥珀瑪瑙這些自命不凡的東西，却不能從這些寶貝之中栽出一粒穀子來。潺湲的山泉奔流過平凡的岩礁，可以讓我們掬來潤喉；濃烈的美酒裝在高貴的瓶子裡，却不能用來解渴。人生不是以財富、地位、權勢來打分數的。毅然走出皇宮以追尋正覺的釋迦獲得了滿分；同樣的，芸芸衆生中，那些平凡但是善良，而且勇於腳踏實地去工作、學習、並從中領悟生命真諦的人，也一樣能獲得滿分。倒是那些殘民自肥，巧取豪奪，使人間淪爲黑暗地獄的人，即使到處鑄像立碑，他們一直緊握權力不放的拳頭，在彌留那一刻打開來之後，除了虛空之外，什麼都捕捉不到。他們才是真正的虛渡了零分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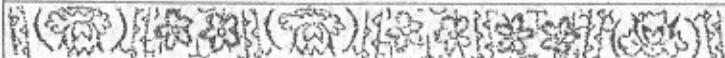


蝌蚪的天地

一連幾個夜晚的淫雨，把空氣中的悶熱，都沖洗殆盡了。午夜的蛙鳴咯咯，雖然擾人清夢，然而一覺醒來，看到窗外的綠意與生機，內心還是充滿歡暢與欣喜。

清晨牽着孩子到附近的田間散步，看到曠地的窟窿，瀟瀟了水。悠然自得的蝌蚪，閒逸地游來游去，在雲影間穿梭。孩子興奮地呼叫起來：

「蝌蚪佔有了白雲和天空，在雲朵裡鑽進鑽出玩捉迷藏呢！」
妻和我都被孩子的天真逗得笑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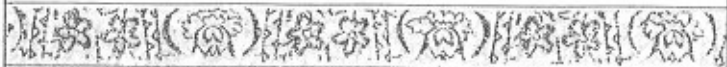


我低聲地對妻說：

「窟窿裡的蝌蚪，以為擁有一窪地的水，就擁有了一個永恒的天地；孩子看到天空的倒影，以為蒼穹已盡納入水裡。我們為孩子的童真與稚氣而笑，其實，我們週遭不是也有很多人，和這些蝌蚪毫無差別麼。他們因為擁有一丁點的財富、虛名與權勢，就擺出一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們醉生夢死，無視物我之間，瞬息萬變，滄海即桑田。日出日落，星昇星沉，對這些人，只不過是鐘面的秒針，在沿着一個周而復始的軌迹巡邏。他們不曉得，那是時間在推磨，把生命與青春磨研成不能還原的粉末。他們只懂得忙碌的酬酢，却忘記了冷靜的思索。因此他們無法了解，紙醉金迷的夢土，其實就是蝌蚪那淺狹與無常的天地！」

妻打趣的對孩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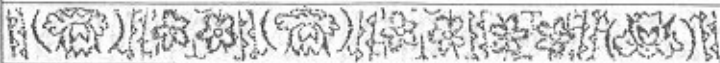
「你的老爸不是蝌蚪，怎麼知道蝌蚪在想些什麼呢？」





我仰天微笑，平靜地回答：

「你看，我剛才講話前的天空，與現在的天空，一樣的蔚藍。然而你可曾覺察到，在這短短的一刻裡，地球在自轉中，已永遠離開原來的位址，隨着整個太陽系，向無限的未知疾馳而去。諸行無常，唯有不斷地自我提昇，如勇於蛻變成蛙的蝌蚪，才能從積水就快乾涸的窪地裡解放出來，那些留戀着窪地的蝌蚪，最後只好被塵埃覆蓋。」





有用與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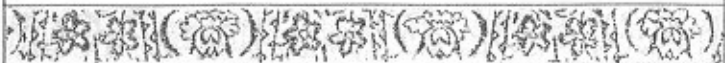
我和孩子們在公園裡散步。幾天前璀璨地綻放枝頭的紫薇，經過數番風雨，很多都遍地凋零，像碎落的霞暉。孩子惋惜地說：

「真可憐呀，美麗的花兒掉了，不能剪來插在花瓶裡，什麼用處都沒有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說：「枝頭盛開的花兒有她的用處，墜落草地的花兒也一樣有她的用處呢！」

孩子側着頭，望着我，眼睛充滿了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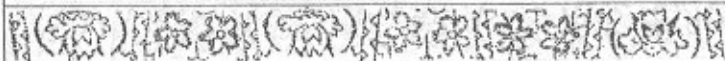
我淡然地輕聲說：「枝頭的花兒以美麗的花瓣，來吸引昆蟲去傳



播花粉；地上的花兒讓自己腐化，反璞歸真，給別的花草樹木供給養份。她們不是全都一樣有用嗎？」

她的瞳眸裡驀地閃現一縷慧點的輝芒，像從厚甸甸的云層溜出的一閃星光，嘗試在游移的雲隙間，尋找一個可以從雲霧中突圍的方
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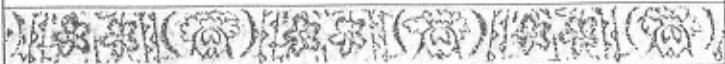
我繼續對她說：「我們常常以自己固執的眼光，來看待與衡量別的東西，因此也常常讓虛妄的觀念與成見，把我們牢牢地束縛着。看到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就認為它們用途廣大，而一旦自己認為無利可圖，就不屑一顧，甚至貶得一無是處。其實，一件事物的價值，很少一成不變，永恒不易，而是常常隨着環境的變遷，徹底的改變。就比如說，在日常生活中，金銀珠寶是人們夢寐以求的財富。然而，對於那位在萬里無垠的沙漠裡迷失方向，飢渴如焚的旅人，縱有千箱珠寶，也難取一杯能解渴的水。你說，平時被你們浪費，看似毫無價值的



水，在沙漠裡不是比珠寶更有用嗎？」

孩子靜靜地聽我講下去：

「一個人如果讓我執來蒙閉自己的眼睛，一味以利慾的滿足，來作為衡量所有事物價值的標準，那麼，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可能會像寓言中的守財奴，在沉船的當兒，情願雙手死命地抱着累贅的珠寶，沉到海裡去，而不願意拋開一切，去捉緊身邊那塊可以讓他逃生的浮木。你說，這種愚昧的妄念給人帶來的傷害，是多麼的可怕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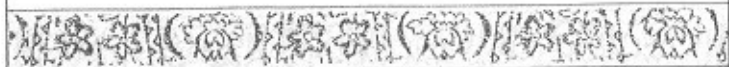


小旅館裡的象頭

從菲律賓的碧瑤回來已快一個月了，我仍然念念不忘蒼鬱的松蔭下，那間雅緻的小旅館，以及大廳裡高懸的象頭標本。

那間名字叫做獵旅小舍(Safari Lodge)的旅店，座落在小斜坡上。偌大的廳堂，就像琳瑯的博物館，數以百計的各種飛禽走獸製成的標本，陳列在大廳兩旁。光滑的松木鋪砌而成的壁上，裝飾着羚羊、麋鹿的角。而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則是壁爐上由鋼鍊懸着，長鼻高舉、巨耳舒張的象頭。

旅館的管理員告訴我們，獵旅小舍的主人，是馬尼拉市一位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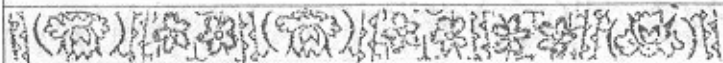


主。四十年代期間，他到非洲狩獵之後，把獵物全部製成標本，以貨輪經英國迢迢千里運返菲律賓。象頭附近的牆上，懸掛着多幀褪色的照片，依稀可見他當年煥發的英姿。

數十年的光景，就像他當年在茫茫的草原上追逐這些野獸時，揚起的沙塵，轉瞬間已消逝無踪。當年的獵人，而今已垂垂老矣。那久病乏力的腳，連一粒小石礫也蹴踢不起。他現在只能留在馬尼拉的寓所，等待着生命在璀璨之後，光芒漸漸隱沒，像馬尼拉灣的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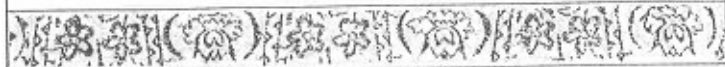
我凝注着那巨碩的象頭沉思。象牙已黃，巨扇似的象耳也已開始破裂，而那黃濁的眼，却仍然瀰漫着無限的悲哀，彷彿整個非洲大平原的苦旱與枯黃，都濃縮在牠的眼裡。

我想起以前婆羅洲的一些土著，在殺死了敵人之後，把頭顱割下，作為英勇的象徵。文明的人認為這是殘忍的野蠻行為。然而，如果我們以衆生平等的觀點來分析和立論，那麼獵取動物，製成標本，不



是也原始和野蠻嗎？

我不知道那個老獵人，在午夜夢迴時，會不會憶起當年狩獵時，那些動物在垂死前的哀號？我也不知道，他會否在夢境中，駭然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被人追捕而惶恐奔竄的獸類。不過，我想，他或許在病危彌留時，腦海中浮現一幕幕幻影的當兒，驀然驚見，自己當年任意濫殺的飛禽走獸，竟是許許多多世代以前，自己最摯愛的親人。他的淚眼，或許會洋溢着這象眼裡瀰漫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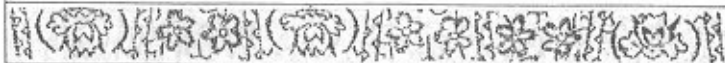


珊瑚之死

「走入你的客廳，就彷彿潛泳於水晶宮裡。」我對這位熱愛海洋生物學的非律賓朋友說。他爽朗地笑了，兩眼旁邊深深的魚尾紋，令人想起呼嘯而來的波濤。

我仔細地端詳擺設在架子上的珊瑚，這些美麗的腔腸動物，合群而居，無視歲月如深海的暗流，不斷的對生命迴旋衝擊。珊瑚如入定千年的苦行僧，坐化之後，讓涅槃時遺留下來的舍利子，舒展而成嬌紅如霞暉結晶的樹，如羽翎迎風的翅膀，如持傘守候潮訊的輩。

趁着朋友們熱烈地討論着垂釣與航海經驗的當兒，我悄悄地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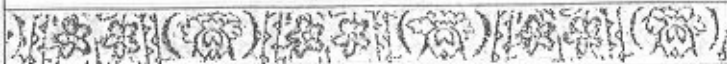




河的故事

我在資料室裡讀完了一篇有關淨化河流的報導之後，內心除了充滿靈智的喜悅之外，還一直迴盪着那條河流過去的嗚咽，與而今的歡歌。那篇文章以鮮明的筆調，敘述了一條美麗的河流，如何經歷了痛苦的死亡之後，又再奇跡地重獲新生的滄桑史。

這條河從遠古以來，就在每個春天把綠意蕩漾到兩岸的麥田。工業革命把農村的面貌完全改變了，林立的工廠排泄出來的工業廢料，也把河流的真潔沾污了。悠然浮沉於綠波中的水族被扼殺殆盡，甚至倒映在河面的彩虹，也因毒素所造成的高度污染而蒼白灰濛。河流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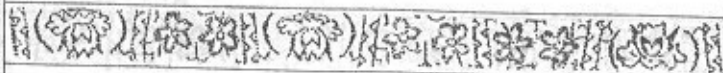


慘的命運，終於觸痛了一群決策者的良知。於是積極地一面設法解決廢物處理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努力去進行淨化河床的工作。經過多年的不懈幹勁，絕跡已久的游魚又重新在這條河裡出現了。文章在結束時，留下一句令人深思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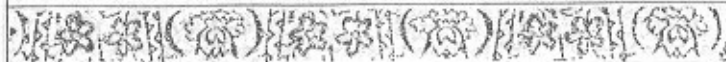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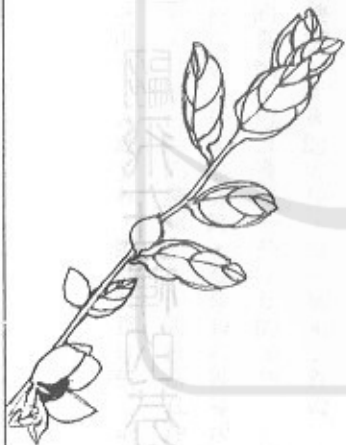
「水族們永遠不會捨棄肯淨化自己的河流！」

我在咀嚼這段文字時，不期然地想起童年時母親不止一次重提的話：

「人的身體是個臭皮囊，一日不清洗，就污濁骯髒！」年紀稍長，在佛學書籍中讀到「佛在心中」，不禁懷疑，身體既然是個不中用的臭皮囊，怎能有佛藏身其間呢？這個疑團，一直到我明白了污水蒸發了就能化虹這個意念之後，終於豁然破迷開悟。而今河的故事更深一層讓我瞭解到般若心經中的哲思：「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人心原就像田野中澄明的河，清淨美麗。然而貪、



瞋、癡、慢湧現心頭，就像工廠所傾瀉出來的渣滓與污垢，把人的本性掩蓋矇蔽了。只有淨化這顆心，佛性才能魚貫而入，不受拘泥地悠游。人生最高的境界，應該像一條勇於淨化自己的河流，以潔淨的水，而不是滿身的垃圾，去奔向大海的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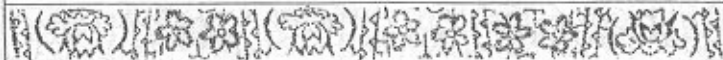




翩飛在禪的芬芳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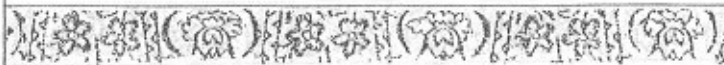
茫茫撥草去追尋
水闊山遙路更深
力盡神疲無處覓
但聞楓樹晚蟬吟

聽罷繼程法師在「佛學與文藝研討會」中講述禪詩的境界，我的心變成了一隻破蛹而出的蛱蝶，彩翅輕盈地翩翩在禪詩空靈的芬芳裡。我重覆地默誦廓庵「十牛圖」裡的詩偈，神思追隨着那古樸的牧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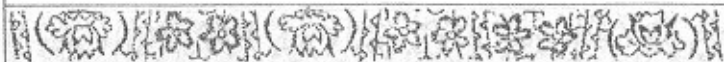


去尋牛，牧牛，騎牛，忘牛……。

第一次接觸禪詩，是中學時華文老師在介紹禪宗時，引用了神秀與六祖慧能的那兩首詩偈。由於印象深刻，即使經過了二十多年，我還能背誦當時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年少時喜歡這首偈，因為偈的空靈與超凡，宛如一枚神態奇特，紋路迥異的貝殼，令人一瞥之後就覺得與眾不同。然而由於當時人生閱歷膚淺，形容不出那微妙的神韻究竟蘊藏在那裡。隨着歲月的遞嬗，年歲的增長，每次細嚼這首偈，心中就會不其然的洋溢着莫名的喜悅，以及獲得一些全新的領悟。這種感覺就像每次把神奇的貝殼托在掌心仔細端詳時，發現貝紋裡隱現一抹前所未見的霞彩。這抹霞彩，就是自性的靈照，折射着蘊藏在淨土中無量智慧的光芒，令人破迷開悟，遠離我執，踴躍於禪即佛心的不生不滅境界中，悠然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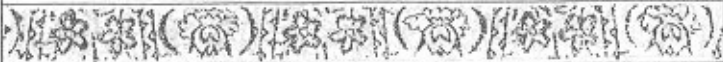


由於禪詩所蘊涵的禪機，常常在我心裡蒙塵時，揚起一陣清風，因此每當心緒低沉時，我總喜歡把舊詩詞中深含禪機的作品重覆吟哦。其中最令我沉醉的是王維與賈島的絕句了。王維的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以及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都喻意深遠。王維詩中的空山，其實一點也不空；人語的迴響，暗示着山中充滿了生命的脈動。要聆聽那聲息中所涵容的意義，唯有去除所有的雜音，使心靈像空山那麼的靜寂，才能明心見性，悟出生命的真諦。所謂禪機，其實就像陽光一樣，無所不在；而這陽光所帶的熱能，就是源自佛心的溫暖。我佛慈悲，普及衆生，甚至林莽裡卑微的蒼苔，也能分享和煦的陽光而生機盎然。賈島詩中採藥的師父所要尋的藥草，就是能令衆生破執離苦的頓悟，而那座山，就像納入了芥子的須彌，不在別的地方，而是座落在我們的心房。然而由於我們的俗念



太濃，像茫茫的雲霧把山籠罩着，因此往往忘了自心是佛，以及萬法盡在自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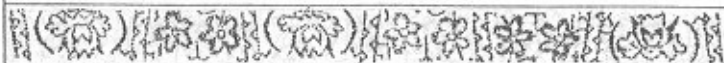
因為我對小詩的喜愛，所以除了涉獵舊文學中的絕句與小令之外，也很喜歡去發掘別的民族的小詩。在研讀日本的俳句時，我發現了不少俳句是深藏禪機的精品，其中最令我神思飛揚的，是松尾芭蕉的俳句。他那首「蛙躍古池內，靜滿傳清響」裡包容的禪趣，令人回味不已。這首俳句的原文，由十七個音組成，表面的意思是「古池，蛙，躍入水內，喧聲。」然而言外之意，却深邃幽遠。彭恩華著的《日本俳句史》中曾錄了卡爾·列維特對這首俳句的分析：「人生如同蛙躍造成的聲音；無聊、感傷而又稍縱即逝；它引起了一點兒喧聲，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依然是極端的寧靜籠罩在古池上。」這種分析，暗示着生命的虛幻。其實，這首俳句如果換過另一個角度來品嚐，却又令人感到生命的充實。古池雖靜寂，然而在靜寂中却蘊涵着無限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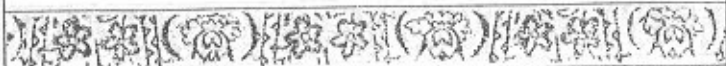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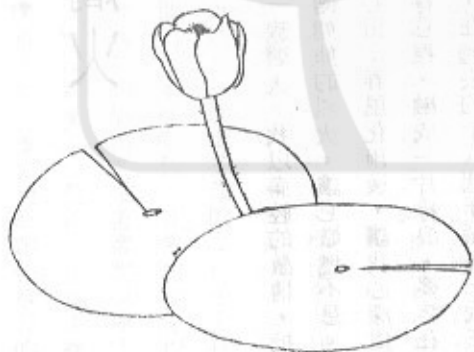
。隨着春回大地，蝌蚪在靜寂中茁壯為蛙，而蛙又躍入水中產卵，那陣喧聲啓示着生命的連綿不絕，而所謂空，即是不空。以上兩種迥然不同的分析，不也印證了慧能所說的：「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

繼程法師說本心是禪，行也禪，坐也禪，說話不說話也都是禪，一切動靜安然在心，一切榮譽羞辱，不再為自己帶來快樂與憂傷。我在細細咀嚼這段話裡的禪機時，腦子裡忽然閃現多年以前，我在一篇散文「夕暮，冥想」中所寫下的片段：

——活着的時候，每個日子對每個生命，都是一次鐵砧上的敲打，錘鍊着生的意志。這些日子裡，有時歡樂揚起我們的神采，有時悒鬱壓低了我們的眉梢。歡樂和悲哀終有一天會淡然消逝，如隱匿的漣漪。到時我們將發現，悲歡在過去搖幌的，只是我們的影子，真正的我不是始終不動，如風靜的樹麼？



——在人的眼中，浮雲因夕照而紅，因天陰而晦，其實浮雲何嘗有什麼顏色？只有化作雨時，透明的水點，才是雲的正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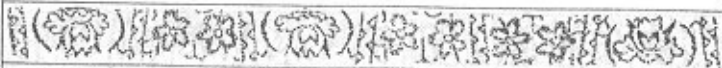




那簇燭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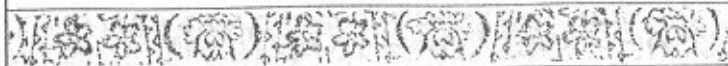
在我心靈的最深處，常常舞踊着一簇燭火。我以滿腔的激情，把整個生命，像收割後的稻稈，投入這團熊熊的烈火，讓它熾燃不息。我也把燭火焚化過的灰燼，撒遍整個心田；春風化雨後，讓我心深處醞釀的綠意，蔓延到心外整個米鄉的綠意裡，融成一片綠浪，婆娑在和煦的陽光裡。就這樣，一季又一季，在過去的十八個年頭裡，我在米鄉十萬公頃的水田中，不知深深地踩下了多少個十萬倍數的足跡？

你問我為什麼對平凡的米鄉，懷着這麼深沉的愛戀，我願意把一段深藏在我心深處的童年回憶，靜靜地為你細述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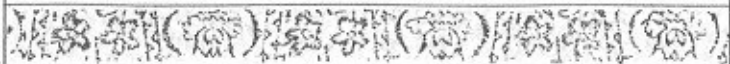
我出生在曼谷的三聘街，那裡是泰國華裔商人的商業中樞。然而，自小我就對熙攘的街衢沒有踴躍的興趣。我向往的是附近縱橫交錯的水道，以及壯闊的湄南河。我最喜歡看河上的舢舨，運載着一包包的白米，從鄉下到來泊岸。父親在泰國經營土產，公司的倉庫座落在湄南河畔。假日裡常常看到休工的伙記，坐在堆積如山的米包上，悠閒地拉着二胡自娛。

依稀記得那時我已進入黃魂小學念書。有一天傍晚，祖母牽着我從外邊買零食回來，驀地看見一個黑黝乾瘦的中年人，背着一個滿臉病容的小孩，手裡提着一個包袱，身邊站着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在門口和母親談話。那天晚上母親招呼他們在家裡吃飯，我悄悄地注視着那中年人，只見他那張臉，象亢旱裡龜裂的稻田。他苦澀地說鄉下很多農民一天只能吃一餐飯吧了。臨走時母親塞了一疊鈔票在他手裡，我在母親身邊，看見他的眼眶裡閃爍着淚光。後來在母親和祖母的



閒聊中，知道那中年人是日治時期母親在鄉下避難時的鄰居。由於連年苦旱，水稻失收，而今欠了滿身債，孩子又病重，只好把大女兒帶到城裡當女傭。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人間的疾苦與辛酸，我開始發問，為什麼有的孩子可以背着書包上學，有的却要洗衣抹地、寄人籬下做牛馬？不過由於當時年紀尚小，這件事情帶來的沖擊，在童稚的心裡，蕩起一小圈漣漪之後，很快就平靜下來。

就在我幾乎淡忘了這件事的當兒，母親決定舉家搬遷到橫城去。離開泰國前夕，我們從萬佛歲的海濱游罷歸來，途經北柳府一帶無垠的稻田時，我被稻田裡簇簇的燭火深深地吸引了。母親告訴我，那是農夫在燃燒收割後留下的稻稈呢。我心裡頓時湧現一個疑團，為什麼稻禾結了谷子，人們還要把它送去火葬呢？望着站在田壟上的農夫們，我不期然地想起那個背着生病的孩子，到我家來求助的中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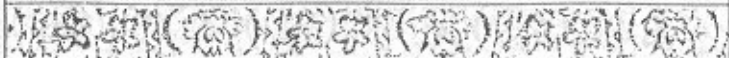


這些農夫終年胼手胝足的耕作，不像開花結穗的稻禾一樣，忙了一輩子，谷子收割後賣出去了，然而自己的窮困却依然如舊，命運也像那些稻稈一樣，充滿烈火的煎熬！

當我漸漸長大了，我發覺到我們社會裡很多的建設，就是這一大群默默地，平凡地生活着的人完成的。他們像水田裡的稻禾，在靜默中分蘗，在靜默中結穗。他們燃燒自己的生命，就像稻稈燃燒自己，化成肥料，讓下一季的稻禾長得更美好。我們同時又看到社會裡很多嘩眾取寵的人，像田間一些灌木叢，只刮起一陣風，就喧鬧不停，互相傾軋地把枝桠伸向天空，爭取雨露的滋潤。它們盤據了沃土，不但結不出碩果，反而容納蛇鼠在內做巢。

經過深思後，我對自己的心許下了願：我願意做平凡的稻草。在日記簿裡，我寫下這首短歌：

如果對生命作一番寫照



我知道自己刮不起風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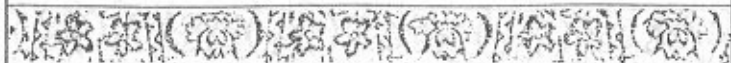
搖不動羌鼓

吹不響戰號

我只是一根田裡的稻草

爲了結穗而弓背

爲了下季的豐收而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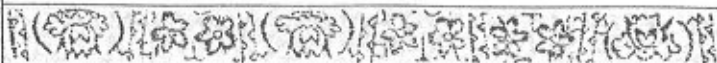




雜草與害物

最近在整理一份有關雜草研究的筆記時，無意間翻閱到一頁已經發黃的參考資料，其中有一段文字，給雜草下了這樣的定義——舉凡與作物互相競取陽光、水份、營養的植物，都歸作莠草。因此，園主刻意栽植的膠樹是經濟作物，而從爆裂的橡籽散播於園坵裡，隨處萌芽生長的橡苗，則一律被視作野生的雜草。

這段文字在我腦海裡迴盪着，像一陣小潮汐，掀騰起許多的感觸。人類有時候實在是一種太過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動物。人類所定下許多有關好與壞的標準，說穿了只不過是以自己的私利為出發點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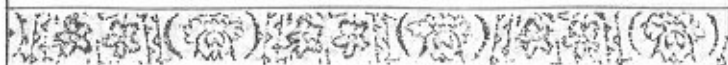


。因此，能夠以膠汁爲國主去賺取金錢的膠樹，就能獲得細心的栽培；而野生橡樹爲了生存而汲取了國主所施的肥料，則必須被徹底剷除。

照此類推，蠶蟲能夠吐絲作繭，絹絲可以織成昂貴的綢緞，因此雖然貪婪地嚼光了桑葉，却能獲取細心的飼養；反觀菜園裡的毛蟲，在葉子上鑽了幾個洞，就被菜農以各種殺蟲劑噴射！

我們也可以看到，馬戲團的大笨象，因爲能夠表演雜技；伐木場裡的象群，能夠搬運樹桐，因此不但食物充足，而且還能享有醫藥的服務。至於山林裡的野象，命運可就完全不同了。由於土地發展計劃的推行，自然生存環境不斷的受到破壞，食物驟減，因此野象常常闖入田莊覓食，却屢墮陷阱，慘遭殺害！

人類的狂妄，發展到極點，竟以爲造物賦予他特權來主宰萬物的命運。能爲人類謀利的就能夠生存，牴觸人類利益的就一律歸作害物。在狂人心中，春天的百花，盡爲了人類而綻放；秋天的葉實，也



客廳的另一端，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海洋生物學的書籍，靜靜地翻閱。我的心靈化爲一尾小銀魚，向蔚藍的大海深處游去，向海葵與珊瑚探詢潛修多年所獲的開悟。恍惚中我已擠身於譁卑的珊瑚群間，水螅體以纖纖的觸手，在海水中一面搜尋食物，一面提取石灰質來鞏固珊瑚礁。我頓悟珊瑚無聲的啓示：小我的生存，是爲了大我活得更美好。淨土需經百千劫始能臻至，就如珊瑚蟲把卵子與精子在口腔吐出，受精之後慢慢成長爲水螅體，周而復始，循環不息，以艱苦緩慢的步伐，以一年才增長五份之一的速度，去塑造珊瑚礁。在這個築島的過程中，有的珊瑚被它們的天敵如海膽與海盤車等吞噬了，有的因自然生態改變而消逝了，然而不管是潮汐或者是海嘯，珊瑚築島的意志始終如一。

朋友走到我面前，把一串黑色的珠鍊交給我，認真的說：

「這是用黑珊瑚製成的，據說還有驅邪的神力呢。爲了取獲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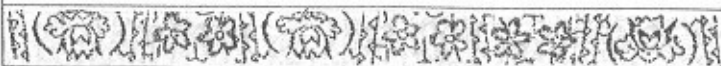


珊瑚以應市場的需求，很多人儉儉地用炸藥去爆開珊瑚礁！」

我的內心頓時泛起苦澀的味兒。人的貪慾竟是那麼的恐怖，爲了私利，竟讓千萬年艱苦中成形的建設，在轉瞬間倒塌下來。珊瑚之死，許多人都漠然視之；我却認爲這種對自然的損壞，就像千年文化古都任由戰火在旦夕間摧毀一樣，令人痛心難過。珊瑚之死，令我深思，多少人因爲我執的蒙蔽，而讓自己過去經過恒河沙數的歲月，才建立起來的善業，任由貪、瞋、癡像炸藥轟然引爆；讓千辛萬苦建立的善業，像碎裂的珊瑚礁，在大海裡消失。

我望着架上的珊瑚，在心裡呢喃：

「我們今日的文明，在殘碎之後，會不會有一天被另一個星球到來考古的生物，搜集之後，擺設在他們的櫥窗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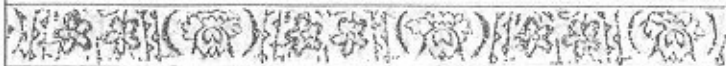




石城與榕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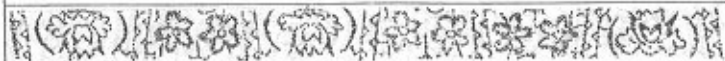
在泰國東北柯叻府考察了鹽性土壤對作物的影響後，泰國朋友向澤村先生與我提議，到附近的小鎮披邁去參觀石城裡的聖殿，以及獨木成林的印度榕樹，我們欣然答應了。

石城於十一世紀期間，由吉蔑人所建。當年繁盛蓬勃，與柬埔寨的吳哥窟有道路相通。砂岩砌成的佛塔，巍峨聳立，精緻的雕花，雖然苔痕蒼蒼，始終掩蓋不了石城昔日的輝煌，濃蔭下橫陳的巨石浮雕，戰士持戈，簇擁象群，出發遠征的行軍圖，栩栩如生。我不禁低嘆，在這個數百年前兵家必爭的重鎮，每次響起戰鼓時，週遭會揚起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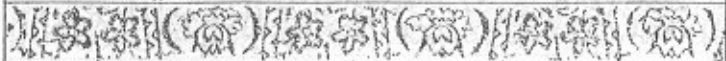
少哽咽與哀啼。而我佇立的那方青草地，當年堆疊着的，或許不是落葉，而是血肉模糊，殘缺不堪的屍體。石城最後不知為什麼被遺棄了，在林莽之間沒落。而今，縱使蟋蟀世世代代把石城過去的滄桑，像史詩一樣重複吟誦，整個村鎮在夜裡只見露珠，不見淚痕。縱使寒蟬年年月月，嘗試着為石城招魂，逝去的繁華，只能在風起時，掀起一陣迷濛的沙塵！

印度榕樹所在的公園，離石城不遠。隔着碧湖遙望，只見一片密林。走入林裡，才發現到處都是榕樹垂下的氣根長成的樹幹。仰首四顧，只見枝極盤纏，互相擁抱，互相扶持。由於母樹以無我的精神，讓每枝氣根都能和自己一樣自由地舒展和生長，沒有傾軋，沒有攻訐，沒有爭奪；也由於我執被徹底的破除，在濃蔭裡我們無從分辨，那一棵樹幹來自茁壯的氣根，那一棵樹幹才是榕樹的母體。然而對榕樹來說，這些東西一點都不重要，獨木成林，渾然而成一個永遠長青的



大千世界，對榕樹來說，才是生存的眞諦！

在歸途中，我不斷沉思，什麼時候，人類不再爲我執所困，築城之後又焚城。什麼時候，人類能從榕樹的謙遜中反省，氣根與主幹，其實尊卑不分，一切衆生皆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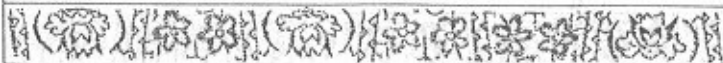


海堤陷塌了

豪雨滂沱而下，黃昏的天空，一片灰濛。烏雲在疾風中翻騰奔竄，如海嘯掀起的怒濤在澎湃洶湧。

我孤坐在斗室裡冥想。窗外不斷掠過令人目眩的閃電，我的腦海也不斷地閃現，一張張稻農失望與徬徨的苦臉。沉思中一縷莫名的愁緒在茫然中浮昇，多少苦難中掙扎的衆生，在承受厄運的鞭撻時，只能啞默地讓淚水滑落臉頰，正如飽經風雨拷打的屋簷，只能啞默地讓簷雨滑落黯然的磚瓦。

今天上午到沿海一帶的稻田去，調查海潮決堤所造成的破壞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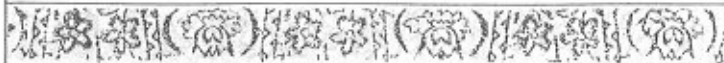
我見到了工作十多年以來，發生在灌漑區內最嚴重的一次鹽害。整百公頃正在抽穗的稻禾，在海水浸漬之下，根莖的組織迅速脫水，細胞受到質壁分離的嚴重破壞，在短短的兩三天內，油綠的葉子像突然被火烤過似的，全部凋萎槁黃了！

我們趨近海堤，仔細去檢查其中一個缺口，只見岸外的紅樹橫臥在泥灘上，禿的枝桠斜伸着，無聲地向蒼天控訴，濫伐沿海灌木叢所造成的生態失衡。用來築堤的花崗岩，在堤岸崩塌之後，凌亂地散落在淤泥間。隨行的水利工程師解釋說：

「築堤的岩石雖然粗碩堅硬，然而石頭下面都是鬆軟的淤泥。潮水經年累月地透過石塊之間的隙縫，把淤泥啃噬沖走。堤壩的基礎漸漸弱化之後，最終完全失去了抵擋海潮衝擊的力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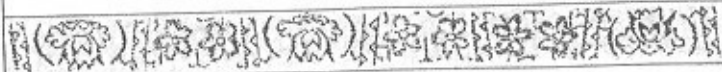
我向他探詢修堤的辦法，他說：

「最近的研究證明，爲了加強堤岸的地基，我們必須在堤岸堆沙



，讓堅強的砂礫，取代鬆軟的淤泥，然後在沙上鋪蓋一層朝膜，以防沙層受到侵蝕。地基鞏固之後，再疊上花崗岩，石塊由小而大從下而上，堤壩就堅隱得多了。」

他的話像一捲簾擁着浪花到來拍岸的海濤，在我心裡激盪起充滿了靈智的哲思。我們的心中，如果虛妄紛紜，五慾塵勞，那麼由妄念支配的一切物質建設，就像在淤泥上堆疊石塊築堤一樣，這個堤壩傲然的英姿，其實是無常的幻像造成短暫形相的假合，花崗岩的堅韌，就在執迷的心中，最終會幻化而為虛無脆弱的泡沫。無常多變的心，就像堤下的淤泥；而唯有踏實不退的恒常心，才是鞏固地基的砂礫與朝膜。唯有以砂礫取代淤泥，唯有以處變不驚的靜心，去取代浮躁不安的妄心，才能心無執妄，堅定地面對有限的生命中，無限的潮汐周而復始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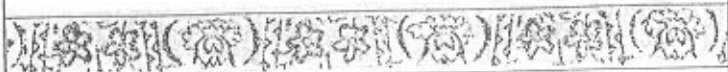




蟲害的因果律

這季水稻抽穗與孕穗期間，晚上亮燈之後，牆壁上就聚滿了比米粒還細小，體色暗褐的蟬狀小飛蟲。我預感到灌漑區裡的蟲害已瀕臨危險水平了。果然不出所料，近日田間高懸的偵察網與田壟上的捕蟲燈顯示，稻飛蟲的數目已大增。爲了佈署防治措施，大夥兒每天都忙得團團轉。

早上抵達辦公室，就立即接到區部的消息，報告有些田裡稻株已癱瘓乾枯。我把一些要務交代清楚之後，匆匆帶領了一群工作人員趕去現場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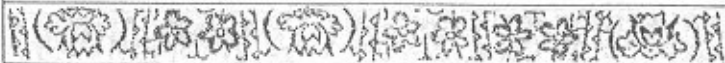
我們最先巡視的那片水田雜草叢生，植株傾斜枯槁，參差不齊，乍看像瘋人院裡的病人，為自己胡亂修剪的滿頭散髮。稻莖下部蓋滿煤煙狀的黑霉，稻鞘至葉面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褐飛蟲，我打趣地對下屬說：

「越南難民船都沒有這麼擁擠呢！」

經過一番調查，我們發現這片田的主人播種之後，就一直很少下田，完全沒有做過什麼護理工作，甚至到了稻禾枯了還懵然不知，經過鄰居通知後，才焦急地起來找尋對策。

第二片田的耕戶，一早就在田塍上等候，見到我們就跑過來說：「我這季在田裡已噴射了多次葯水，想不到蟲害仍然出現，這次真是血本無歸了！」

我仔細觀察之後，發現他的田裡一隻稻飛蟲的天敵也找不到，於是從田裡走回來對他說：



「你過量的施放農藥，把田裡的狼蛛、巢蛛、黑肩綠盲椿與螯蜂都傷害了。褐飛蟲雖然也被你殺死了，可是從葉鞘脈間的卵孵化而出的幼蟲，却逃過天敵的威脅而大量繁殖。這就像城裡的警察和保安人員都消失之後，漏網的土匪可以到處橫行無忌一樣。」

另一位稻農愁眉苦臉地走過來投訴：

「前兩天剛噴射了你們推荐的農藥，今早到田裡去看，發現本來還好好的稻，現在竟開始枯萎，一定是你們的藥有問題，傷害了我的稻！」

我勸他先冷靜下來，陪他一塊兒入田去觀察。只見他的田地勢低窪，稻禾密度高，行間不通風，濕度大，褐飛蟲大部份浮屍水面，然而仍然有一些還在莖部躲藏。

我向他解釋：

「褐飛蟲刺吸水稻的汁液而活，如果任由它大量繁殖，稻禾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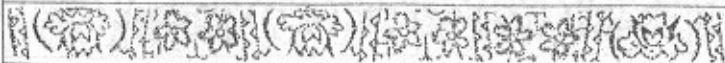
乾枯。你在噴藥之前，稻株已被嚴重破壞，即使不用藥，稻還是一樣會枯萎的，就像病入膏肓的病人，吃了靈藥也還是救不活的。」

回程中我感觸良多，於是把感想告訴同行的夥伴：

「這次觀察加強我的信念，因果律是永恆的真理。第一位農民的經驗向我們昭示，縱容惡念滋生；任由惡業雖小而爲之，就像縱容害蟲在稻莖下繁殖，結果後患無窮。第二位農民因爲缺乏智慧，敵友不分，善惡不辨，把惡業誤當善舉，就像歷史中許多昏庸的領袖，殺害了精忠報國的良臣，結果禍國殃民的漢奸把國家傾覆。第三位農民顛倒因果，就像臨時抱佛脚的愚人，失敗之後，不檢討自己的缺點，反而責怪菩薩瞎了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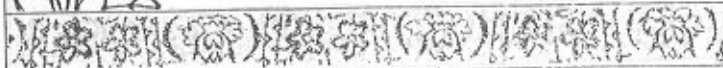
我稍頓一陣，再說下去：

「不客觀認真的分析因果關係，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有一位糊塗的化學研究員，以白開水和各種酒類混合做實驗之後，得到以下的結



論：由於白開水與每一種烈酒調拌成的飲料都令人酩酊，證明白開水是最能令人酩酊的液體！」

大夥兒聽了都哄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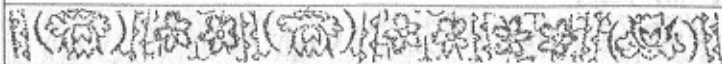


瘠土上的豐收

我懷着滿腔殷切的期待，走入約瑟博士的實驗室。幾個月前，我們一起在灌溉區裡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分析稻作在各種土壤與各種不同作物管理下的收成。我所負責的農業推廣訓練組，急切地等待着，希望能從這項研究中獲得啓示，以擬定改善稻產的新策略。

實驗台上整齊地排列着經過分析的稻穀樣品，約瑟博士從中取出四個瓶子，放在我面前，以宏亮的聲音向我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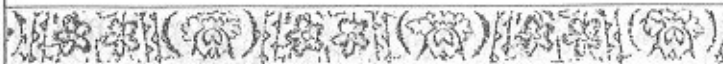
「左邊這兩瓶裝着從酸性硫質土壤中抽樣而得的穀粒。雖然那裡的土質貧瘠，酸度高，不過由於完善的水利與農藝管理，稻禾終於克



服了惡劣的生長環境，產量提高到水平之上。反觀右邊這兩瓶穀種，雖然來自肥沃的稻田，但是由於缺乏細心的護植，田裡野稗茅叢生，施肥失誤。螟蛾、稻蟲大量繁殖，加上收割前嚴重植株倒偃，結果稻穗中盡是空粒和秕粒，充實的穀粒寥寥可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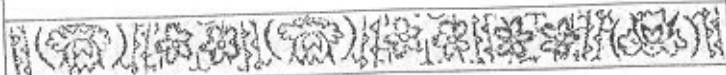
約瑟博士呷了一口茶，以輕柔的語調道出充滿哲思的感想：

「每一粒穀種的形成，都經過一段艱辛的歷程。同樣的，每一粒穀種也具備了孕育出豐盈秋收的潛能。雖然不同的福份給穀種帶來截然不同迥異的命運，有的輕易地在沃土裡萌芽紮根，有的却要在貧瘠的田裡掙扎求存；但是土質的因素，不能完全決定稻禾的命運。在整個生命的過程中，每個日子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從有形的病疫、蟲害，到無形的風暴、亢旱等天災，都不斷地考驗着蘊藏在生命內的韌性。在整個生的歷程中，最令人失望的，莫過於看到一粒優質的種子，經過一整季與風雨的掙扎之後，在結穗時屈服於自己內心的枯朽，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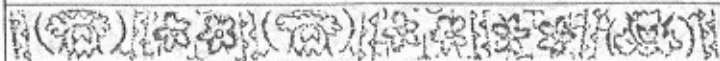
長出滿穗的空殼！」

在歸程中我不斷回味着約瑟博士的這番話，我猛然憶起佛經中一再強調人身難得，如穀種必須經歷千百劫，始能脫穎而萌茁。因此，能落根於沃土不是喜，不幸萌芽於瘠土亦不需悲，唯有內心的精進與修持，才能決定稻禾最終的命運，或在沃土中被野草淹沒，或在瘠土上克服萬難，慶獲豐收！



盡爲了人類而圓熟；太陽和星辰，也盡爲了人類而運轉，彷彿自然除了被役於人外，別無存在的理由。

我不禁這麼假想，有一天另一種靈智比人類更高的生物來到地球上，發現許多寶貴的天然資源，被人類貪婪的掠奪和揮霍；許多原本是蒼茂的森林，被人類任性的砍伐，而造成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許多動物因爲人類殘暴的殺戮，而瀕臨絕滅；許多河流，海岸及水源，皆爲人類的工廠所流放出來的污水、垃圾、有毒的化學品，以及其他廢物所污染；而原本清澈的大氣層，更因爲人類任性的試炸核彈與氫彈，製造了輻射塵所引起的危險和禍患……，我相信人類將被他們歸爲地球上造成最多破壞的害物。爲了防止地球像一粒霉爛的圓瓜，從太陽系中墜落宇宙無盡頭的黑暗裡，人類將和傳染黑死病的老鼠，帶瘧疾的蚊蟲，唾液裡含有恐水症病毒的瘋狗一樣，必須在地球上連根拔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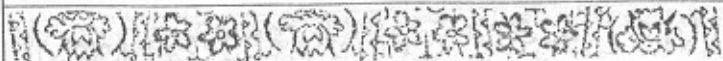




橡林裡的墳

送殯的人把手上最後的一朵鷄蛋花，撒在剛剛堆起的墳塚後，默默地沿着橡膠園的小徑。走回園坵的宿舍去。整個雜草離離的墳場，頓時變得越加的淒清和荒蕪。一隻褐黑炸蟻，從一個墓碑騰躍到另一個墓碑去，彷彿在向冥冥中佇立的野鬼傳訊，這裡剛添了一縷孤魂！枯槁上憩着幾隻歸巢的斑鳩，喋喋不休地饒舌着，不知在絮聒着喪禮的簡陋，還是在談論着那老膠工身世的淒涼？

我尾隨着送殯的行列，趑回筆直地指向園坵宿舍的紅泥路。大榕樹下的椰花酒棚裡，蹲着、坐着一群醉醺醺的酒鬼。剛才那個在葬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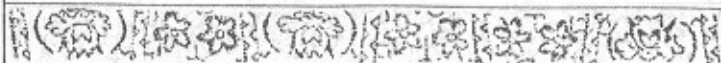


拍着腰鼓的老印度人，已跑到椰花酒棚裡，一面喝酒，一面哼着瘡啞的歌。老膠工生前也常常在黃昏裡，到椰花酒棚喝得爛醉，然後顛顛簸簸的走回宿舍去，像一隻風濤裡的破船。

今晚，黯淡的宿舍將少了盞燈。老膠工沒有妻子和兒女，他生前住宿的那間小屋，木門深鎖，掩閉着濃郁的暮色，以及寒夜的蕭索！

在荒僻的園坵裡，一個平凡生命的凋零，就像一株老朽的膠樹被風雨吹倒一樣，很快的被蒼苔和野蔓隱沒。沒有人會去追憶，那個斜坡的膠樹，是由這個老膠工去植苗；也沒有人會去緬懷，那個窪地裡的渠道，是由老膠工年輕時挖掘。下一個落葉季，以繽紛的紅葉，去覆蓋上一個落葉季。一季復一季，沒有人去回想，今日的蒼翠，是來自很多年代以前，朽葉化成的春泥！

老膠工年輕時遠離家鄉，越過印度洋，也和其他伙伴一樣，懷着美麗的回鄉夢，期望以年輕時的勞役，來換取年邁時的安逸。然而在這



異域裡落根了半個世紀之後，能夠衣錦榮歸的寥寥無幾。橡籽爆裂之後，飛落滿地，真正能茁壯成大樹的，究竟有幾棵呢？

星昇星沉，新堆起的孤墳，很快的會在孤煙野蔓中淹沒了無痕。或許，有一天，在工程師的藍圖中，一個新的公路網，會穿越這個寂寥的橡林。或許，有一天，這個荒僻的橡林會被劃分為新的工業發展區，建立起新的市鎮。或許，有一天，在這個肅穆的墳場上，會矗立起鋼骨水泥的工廠，沉甸甸的地基重壓在老膠工的白骨之上。一些趾高氣揚的新貴們，或許會坐在冷氣房裡，誇張的吹播着，自許為經濟學的魔術師，把繁榮神迅地引進這片荒蕪的土地。老膠工，或許，你到時應該點燃一盞青燐骨火，在月黑風高的寒夜裡，提醒夜歸的人，在遙遠的年代裡，多少拓荒者在披荆斬棘中倒下；而所謂經濟奇跡，是一朵奇葩，不在冷氣房裡結蕾。這株神奇的樹，必須由許許多多平凡的墾拓者，以血汗去灌溉和施肥，才能綻放，才能永遠不凋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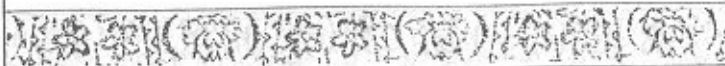


當人是獸時

當人是獸時，他比獸還壞。

人性是一盞點燃在石窟裡的燈，獸性是潛伏於四週的黑暗。燈火亮着，黑暗只好匿身於陰森的角落；一旦燈火熄滅了，黑暗就會在頃刻間潮湧而來，把心靈淹蓋！

群獸中，凶狠以虎爲首，殘暴以狼爲最，然而既使凶殘如狼虎，尚且不傷自己的骨肉；雌狼有時還會發揚母性的光輝，把唧來的嬰兒哺乳，撫養成狼孩。反觀一些常常自詡爲最有靈性的人類，在夫妻齟齬時，人性戕滅，獸性暴發如山洪，憑着一時的意氣，竟以自己的雙



手，來毀滅自己的孩子。與這種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生活在一間電流短路的屋子裡，時刻都要面對電殛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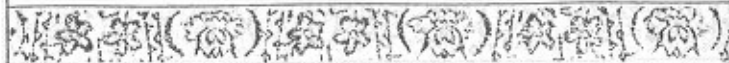
野獸在生擒了一些弱小的動物之後，總愛在吞嚥之前，把處於爪牙之間的獵物耍弄自娛。人類在對待自己的仇敵時，也把這種獸性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古羅馬的貴族們，強迫俘虜去和獅子搏鬥來取悅自己的情婦；納粹份子把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拿來當作天竺鼠，用來試驗各種毒性的藥物。越戰期間，越共把擄獲的美兵關在水牢裡，把一粒子彈放在手槍的槍膛，強迫俘虜把手槍按在自己的太陽穴射擊，以死亡來賭博。這一切都證明了人類在瘋狂的時候比野獸更嗜血。至於記載於歷史中的各種酷刑，如凌遲，烙刑，五馬分屍，以及近代的強迫灌水，以香煙頭去灼燒皮膚，以刺刀去割割男俘的陰囊，以汽油去燃燒女俘的下體等等，都充滿了獸性把人性踩在腳底時迸出的瘁笑！然而，以上種種獸性的流露，比起發生在越南的一切，也就大為



遜色了，在越南，在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寓言小說《畜牧農莊》裡，「，千萬萬的難民被放逐到茫茫的大海上，讓他們聽天由命；或被風暴打翻，葬身魚腹；或被擱淺在荒島上，飢渴而死；或為海盜攔截，姦淫掠奪。這一切河內和西貢的新貴和頭頭都充耳不聞，這些領導革命有功，成了當權派的豬羅們，只關心如何把搜刮而來的黃金，去製造金廁所（註），去滿足他們的窮奢極侈，去讓莫斯科的大頭頭，建更多的私人別墅，私人飛機，娶更多小老婆；以及利用剩餘的黃金，製造更多的炸彈，去夷平阿富汗更多的村莊！

當人是獸時，他的心肺比虎狼更殘暴，他的血液比蝮蛇的唾液更劇毒，他是獸國的魔王！

註：列寧曾說：「到了共產主義時代，就要用黃金來造廁所。」這話實指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和黃金在共產主義到來後被消除了，黃金只能作便池。然而，「金廁所」而今已成為爭取私利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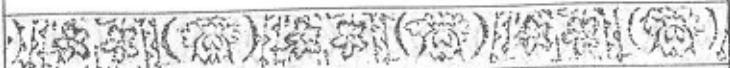




生命只能劃亮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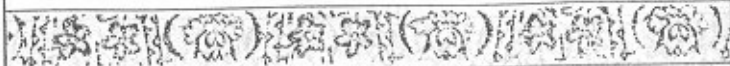
在這個鬧市裡的一個小角落，呆坐着一個由於先天缺陷而無手無腳的孩子。鬧市裡熙攘的人潮不斷湧流而過，匯聚成喧囂的河。而他，長年累月的坐在那個角落裡，等待行人投下憐憫的施捨，他的坐姿，呆然如河裡突兀的岩礁。

每次我在他面前走過，心裡總不免牽起一陣搖動。他以木然的眼神望着人潮，望着一雙雙在他面前見過的手，見過腳，我彷彿窺見他心裡深藏着的問號：為什麼芸芸衆生中，厄運偏偏要挑選他來接受這種折磨呢？造物的疏忽，鑄成一個人終生的痛苦，對這個小孩子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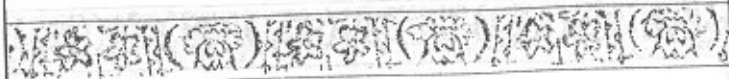
說，實在是太過不公平了！

這個孩子的際遇，令我領悟生命中許許多多的事情，確實是不容我們自由選擇的。我們不能選擇以那一個母體來孕育自己的生命，就像風中漂泊的蒲公英，無從選擇在那一片土壤中植根。而當我們從母體的子宮掙扎着出來，哭喊着要以自己的肺葉來呼吸這冷暖人間的空氣時，我們也無從隨着自己的意願，來決定自己的容貌和膚色。我們宛若土壤中萌芽的種籽，無從爲自己的枝葉和花瓣，選擇自己喜愛的形狀和色澤。然而，這一切形體上的差異，與生命的存在對比，就顯得次要了。生命從黑暗的混沌中潛泳而出，然後依附於一個有機體來成長，從無形至有形，從黑暗中接受光芒，從寒冷中散發出溫暖，就是生的最大喜悅了。因此，生命是無價的。你看，原本是靜止的水份，原本是無聲息的碳、氫、氧，原本是滯留在土壤中的無機鹽，原本是散漫的陽光，一旦和無形的生命混凝起來之後，就成爲一粒種籽，



就能夠在曠野中萌長。你說，那一片片在風中怡然自得的翠葉，是不是比翡翠更有價值呢？對我來說，以我們人類的價值觀念來衡量生命，就像以升斗作為衡量物體長短的標準一樣被錯用了。我只能以這個比喻來告訴你：一座遼闊的森林始於一粒最早成形的種籽，始於第一片葉子的綠意和生機，至於人類所珍惜的翡翠，縱使埋在土裡千年萬年，也始終是一塊冰冷的礦石而已！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這份勇氣，向這個孩子走去，告訴他一件小小的事：我曾經在山野中蹣跚躑躅時，看見一塊光禿的岩石上長着一棵樹，根鬚暴露，樹幹歪斜扭曲。然而這棵畸型的樹，却表現了無比的生命力，它以主根深深的埋入石縫裡，支持着自己去抗禦無情的風雨。它雖然沒有像植根沃土的樹木那麼的茂盛，然而，它那不肯隨便被風雨栽倒的精神，却賦予它一種高貴的豐姿。勇敢的活下去，生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只能劃亮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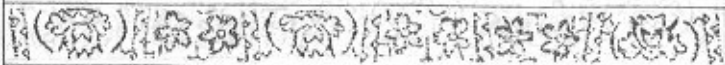




在博物館的長廊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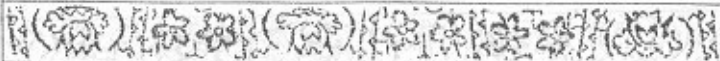
我幽然地漫步於博物館的長廊，我彷彿漫步於肅穆的古戰場。我細細地端詳着陳列於兩旁的兵器、戰車，盔甲，以及一幅幅描繪着慘烈戰役的油畫，茫然中我感覺到那些卡片上紅色與黑色的說明文字，盡是人類從遼遠的混沌中，吶喊着，呻吟着，狂笑着，蹂躪着地上一灘灘污血，從太古奔向文明的過程中，遺留下來的蹄痕與腳印。

人類所發明的工具，在原始時代主要是用來戰勝大自然：在現代却全要用來摧毀自己。櫥窗裡擺置着石器時代人類的骷髏，以及粗糙的石刀和拳斧，鋒刃上染着一痕痕黝黑的色澤，那很可能是人類的祖



先所獵獲的野獸，被宰殺後，一直僵凝了幾千個世紀的血。至於尖端科學的產物，如原子能的研究，死光的發展，外太空的開拓，雖然把人類靈智的視野闊大，讓人類的文明不斷地更上層樓，然而這一切文明的背後隱藏着的，是更殘忍的殺戮，更徹底的毀滅。許多科學家的努力鑽研，其實無異於頑童騎在炸彈上拼命的敲打！

或許，由於人類的祖先慣了茹毛飲血，所以亞歷山大帝，成吉思汗，希特勒，東條英機……都一脈相承，想盡辦法，要用別人的血，來把自己的名字寫得更鮮明。望着這群梟雄的畫像與照片，我真的希望能夠逆着時間的河流，向遠逝的歷史走去，拍拍他們的肩膀，提醒他們說：當塵埃落定，鮮血在史書中乾涸之後，他們的名字，比凝固的污血更黝黑和令人作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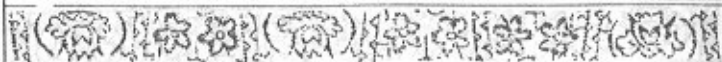




土崩

這裡原是青蔥的崗巒，爲了建築山路，剝泥機轟隆的到來，創切了一大片斜坡的山泥，露出了崗巒的直切面。每當我經過這道山路時，我總愛一邊走，一邊仔細地端詳山壁的土壤，以及岩石的結構。我常常放縱思維，去翻掀摺疊在斑駁的土層裡，一頁頁邈遠的故事，洪荒的歷史。這面山壁對我來說，就是一幅描繪造山運動的大壁畫，一首沉重的，古樸的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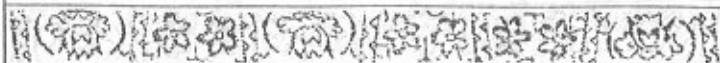
在山壁的最低層，一排排的砂岩突兀着，斜傾而列，像一群飽經風霜的苦力，因爲年年月月肩負着重荷，而壓駝了背脊。疊在砂岩上



的是一層層扁扁的板泥岩，那麼侷促的壓擠在一起，互相傾軋，使我不其然的聯想起大都會裡許許多多的小人物，爲了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而汲汲鑽營，而互相壓搾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覆蓋在層層的板泥岩上，是厚甸甸的紅泥，在泥裡紮根的是參差的灌木叢。每當起風時，綠蒼蒼的葉子臨風婆娑起舞，揚起嘩然的喧噪，簡直如高高在上，魚肉別人以自肥的土豪劣紳，以及不可一世的統治階級那副傲慢的嘴臉。這面山壁的斷面，象徵着舊社會的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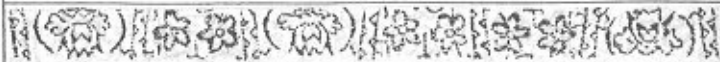
每次我經過這條山路時，我心裡總是不其然的吶喊，這種種不公平的壓迫，一定要推翻！

終於有一天，剷泥機又轟隆轟隆的駕來了，把囂張的灌木叢全給連根剷了起來，推到一邊，隨後燃起熊熊的火，把一切可以燃燒的都化成了灰燼。這山崗的革命終於到來啦，被壓迫的岩石終於獲得大解放！



剷泥機推倒了樹，剷除了泥之後就走了，可是土壤保護的工作，却一直遲遲沒有去進行。這樣子一拖就是好幾個月，季候風開始吹刮了，大雨滂沱而下，上層的土壤開始被雨水潰蝕，湍急的水流在泥板岩上沖掘出一道道的溝坎。我豁然領悟，如果把灌木叢拔除了，而又不以另一種適當的草木來取代，那麼沒有植物的根來把持，沒有植物的葉子來遮蓋的土壤和砂石，是經不起風雨的呀！

真的，隨着季節的遞換，土壤和板泥岩被豪雨逐漸沖流而去，這個斜坡上剩下的儘是光禿的，貧脊的岩石。所有過去加諸於這些岩石的壓迫雖然全部消逝無踪，然而這些岩石所面對的，却是更加慘痛的煎熬。經過烈日的曝曬，淫雨的吹打，岩石開始崩裂了，石基開始浮露了。在一個淒迷的雨夜，急湍的水流遽然而至，龐然的砂岩終於失去了平衡，轟然的滾落深邃的山谷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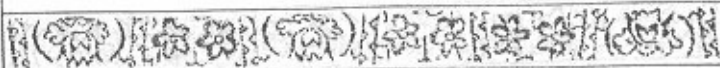


雁

在寬遠的北方，有一個孤島。每年到了秋末冬初，一陣一陣的雁群開始展翅到南方去迴避嚴寒時，總愛把這個孤島，作為暫時憩息的驛站，養精蓄銳，以備南翔。

孤島上住着一位善良的老人，靠畜牧為生。他覺得雁兒每年都要迢迢千里奔向南方，實在太過勞累了，於是在糧倉裡空出一個角落來，讓雁子在他的農莊裡過冬；又以多餘的飼料，去餵哺這些雁子。

在這群雁鳥中，有的堅持不避艱辛，稍經憩息之後，又繼續南飛；有的卻好逸惡勞，眼見有得吃，有得住，就決定留下來，讓老人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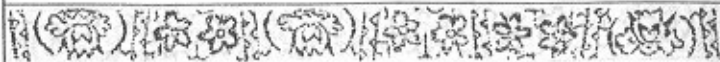


牠們當作家禽飼養，安逸地渡過閉適的冬天。

轉瞬間，幾年過去了，那些在老人的糧倉裡過冬的雁子，也好幾年不會到南方去迎熱帶的風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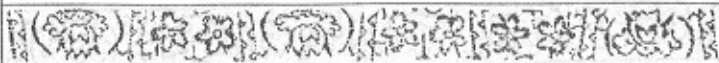
有一年秋天，老人病倒了，由於身體孱弱，病了不久就與世長辭；而他的農場也很快的轉售給別人。新的農場主人精打細算，認為糧倉太大了，應該把空曠的角落，改建為牛欄。他也沒有興趣花費飼料去餵養那些到來過冬的雁子。那些以前習慣了到老人的農場「休養」的雁子，見到「別墅」已面目全非，迫不得已，只好悻悻然振起翅膀，向南方飛去。

在一個初冬的夜晚，農場新主人從鎮上回來的時候，驚愕地發現好幾隻雁子，撲倒在牛欄前，奄奄一息。原來老人以前飼養的雁子，由於經年累月一直養尊處優，已漸失遠翔所需的動力，飛到半途已精疲力盡，只好折返，回來倒斃在過去的安樂窩前。





毀滅了這些原本擅於翱翔的飛雁，不是狂風，不是巨浪，也不是漫長的旅途，而是消磨鬥志的安逸生活與慇懃的服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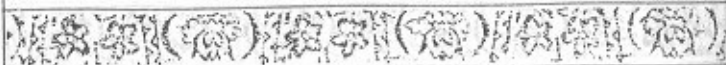
螢

我把一卷唐詩輕聲誦完，怡然擱上。

我把桌燈捻熄了，讓窗外的月光泛濫了我的書房。

一隻在窗櫺上伏憩了很久的螢火蟲，驀地携着綠芒一盞，輕盈地撲落那卷唐詩上。我在恍惚中彷彿看見一隻流螢，從杜牧的絕句裡竄了出來，綠芒裡還沾着秋夕涼如水的天階夜色。牠迴避過一瓣又一瓣向他揮撲的輕羅小扇，飛越時空，來到這間沒有銀燭，沒有畫屏的斗室，找尋一位久違了很多個世紀的伙伴。

螢火蟲，或許我們真的曾經在那漣遠的歲月裡，一塊兒孵化自長



安的溪畔。且讓我杜牧的七絕，一首又一首爲你輕朗，且讓我們在暮色迷茫的晚唐氛圍裡，重溫那股落寞與淒涼；然後我再爲你把李白的樂府來朗誦，讓我們去追尋偉大的盛唐，回味那陣陣夾在鏗鏘的平仄裡，濃郁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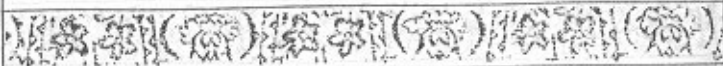




軟木，硬木

村裡要建一間民衆會堂，有人提議說：「建築的材料一定要選用堅實的木材。」但是村裡另一批人却持異議，他們說：

「在這個村裡建會堂，就一定要選這村子範圍裡土生土長的樹木來做材料，那些從外地移植進來的樹木，雖然很多是堅實的硬木，然而這些儘是移民的後代，讓它們在這村裡生長，已是莫大的施捨。被選用的特權，只應由世代在這裡落根的樹木獲得，不管這些土生土長的樹木質地如何，只要加工泡製，外表看來和硬木沒有什麼大差別就行了。」投票結果，少數服從多數，村民決定只取村裡的樹木來做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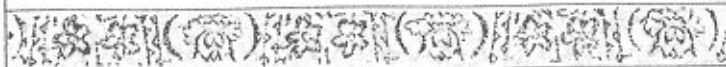


料。由於硬木不足，很多軟木都被取來架棟搭樑。

幾年轉瞬即逝，村民一直在平靜中過日子。不料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場狂風暴雨過後，民衆會堂隆隆坍塌了。村民蜂湧而至，前來看個究竟。細察之下，原來會堂幾根主要的大棟樑，都給白蟻蛀蝕得七七八八，外強中乾了。

那位最先提議採用硬木的村民不斷地搖頭嘆息：「軟木不管如何加工以仿硬木，它的實質還是軟的。取材的原則應以材料的質地爲根本，而不是材料的根源才對呀！」

硬木、軟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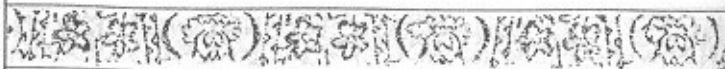




附生植物

河邊一棵大樹，伸張着毛茸茸的手臂，四面迎風，濃蔭遮蔽了草地。附生植物緊緊地貼身在大樹的枝幹上，凡是能夠從葉隙漏下來的陽光，都給附生植物承受去了。地上的草因為陽光不足，都長得枯黃黃。

大樹在河邊稱霸了半個世紀後，終於漸漸衰老枯死了，軀幹雖然僵挺着，無力的臂膀却長不出嫩葉來。然而那些一生要靠攀沿附會的附生植物，還是死賴在大樹的屍體上，盡量以自己的綠葉來掩飾大樹的死亡，表面上是要堅持大樹的精神，口頭上是要綠化大地，骨子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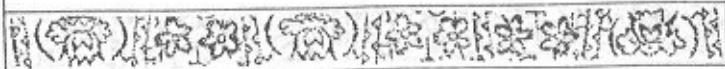


想的却是如何假藉大樹沒有靈魂的空軀，來維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來顯耀自己的威風。每當起風的時候，附生植物就迎風招展，對地上的草，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嘴臉，神氣中多了幾分霸氣。

有一天，大樹的軀幹給風刮倒了，附生植物擠身在草叢中，心裡開始慌了，忙謙恭的對野草們阿諛獻媚：

「兄弟們，我們都是植物中的精英，讓我們分享這大地的陽光吧！」

野草不理會它。當大樹的軀幹給白蟻蝕光了之後，附生植物也消失在草叢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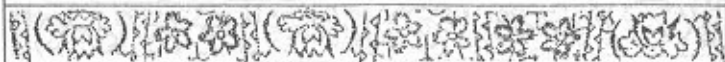




壁虎·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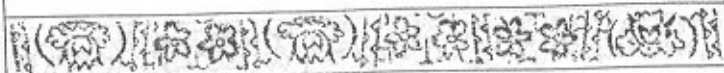
兩隻壁虎顫動着尾巴，從窗隙竄出來，昂着頭，爲了爭食一隻牆上的螟蛾，互相怒目仇視，結果驚動了螟蛾，撲翅而起，翩然而去。兩隻壁虎怒火中燒，竟然互相噬咬起來，噪聲驚動了我的女兒，好奇地走到牆下去觀看，壁虎一見人影趨近，威風頓時消失殆盡，畏怯地分頭鼠竄逃命。

我靜靜地望着牠們，想起那些已經變成化石的恐龍來。那些爬蟲世界中的龐然大物，叱咤風雲，搖尾能令沼澤叢林震顫，怒吼可以令森林裡的走獸發抖。如果那些化石能夠復活，看到爬蟲的後代，只能



畏畏縮縮的在一面小牆上，爲了一只蠅蛾，互相爭奪；如果那些恐龍有靈性與懂得自尊，牠們或許會感到心酸吧！

我又想起一些常常自稱爲龍的傳人，整天以五千年的文化作幌子，向外人浮誇，以抬高身價，然而他們骨子裡想的，儘是如何在族人中巧取豪奪，互相殘殺。當民族陷於水深火熱的困境時，他們最先粉墨登場，在族人面前扮英雄，搖旗吶喊。去到外族的跟前，却搖身一變，擺動着哈巴狗的尾巴。這種人外表是紙紮的蛟龍，靈魂却萎縮成膽怯的壁虎，只懂得白慘慘地在隙縫中求存，沒有勇氣在風雨和泥濘中走出一條路來。這種人多添一個，龍族就多添一塊耻辱的創痕，多添一份深沉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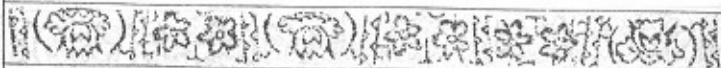


地獄深處

倘若地獄真的存在，那麼在地獄中最深邃，最酷熱的一層中受刑的，該是以下這些醜惡的死魂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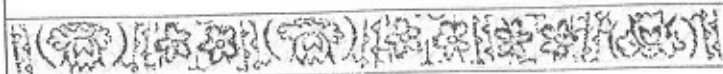
第一類，是那些假藉宗教與其他主義之名，披上羊皮以行不義的豺狼。他們偽裝成手持火把的先鋒，到處宣揚，要為黑暗中迷途的羔羊指引一條光明的路，然而他們骨子裡盤算着的，却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火把，去誘惑更多到來撲火自焚的燈蛾！

第二類，是那些利慾薰心，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權勢地位，不惜犧牲同胞，殘踏別人的野獸。他們為自己所立的銅像和碑石愈高聳



，就有愈多頭顱被用來墊基，愈多鮮血被用來髹漆碑上的頌詞。

第三類，則是那些爲虎作倀，爲了討好權貴，不惜奴顏婢膝，出賣靈魂的畜牲。他們的善變可以比美變色龍，不過他們卑鄙的言行，使他們更像原生動物裡的變形蟲；因爲變色的蜥蜴還有一條脊椎骨，而變形蟲連一塊軟骨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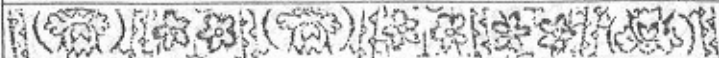


農場，官場

我在農場裡逡巡，無意間發現，在植物的天地裡，也有着官場裡的衆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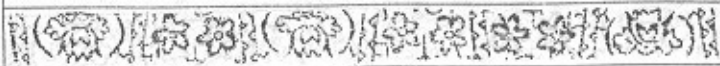
在園丁忽略了的角落，雜草叢生，地下莖交纏錯綜，根鬚之間充滿裙帶風，互相糾結成鞏固的網，佔據地盤。那些滿懷希望與熱誠，想要到來萌芽吐穗的玉蜀黍與高粱，都給這些不事生產的茅草、蘆荻奪去了水份與養份，以及舒展根基的地方。不但如此，有些陰險的莎草，還在根部暗地裡分泌一些毒素，把莊稼的生機摧毀。

在那些肥沃的畦地裡，瓜藤四佈，爪牙擴張，競相你爭我奪。冬



瓜，南瓜，西瓜，在奪掠之餘，彼此互相眩耀那飽漲的，塞滿了民脂民膏的肚臍，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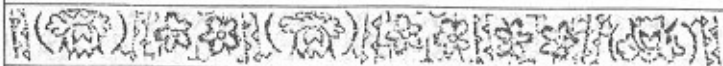
最厚顏的，該是那一排排的木薯了。他們外表瘦削，弱不禁風，彷彿因為高度的廉潔而薄待了自己。然而在那副兩袖清風的表面掩飾下，他們悄悄的在地層下盡量搜刮以自肥，塊莖渾圓飽滿。而土地也因為他們貪婪的巧取豪奪，以致貧瘠不堪，甚至在這些木薯被拔除了之後，別的作物也難有什麼作爲了！





敵人

最危險的敵人，就是那些表面上對你唯唯諾諾，絕對服從的人了。他們在外表上忠實地模擬你的顰笑、蹙眉、舉手、投足；你呼他應，你行他隨。一旦他裝扮得和你一模一樣，跟隨你左右的時候，就像你和玻璃鏡裡的影子一樣，難辨真實與虛幻，那一刻就是你生命中最危急的時候了。你不妨試想，當你在鏡前舉起左手，鏡裡的影子隨即和你一模一樣，也舉起了手。當你心滿意足於影子對你的絕對服從時，你可曾仔細觀察，鏡中人所舉起的，竟然是與你完全相反的右手呢？





心靈

你把太多的憂鬱埋在心裡，心靈就會變成了沉甸的岩礁，瑟縮在陰森的苦海底。

你把心胸擴大，批評和讚美一概容納，心靈就會變成輕盈的浮標，即使滔天的巨浪向你衝擊，你還是那麼淡定與逍遙。

最好是讓心靈插上翅膀，像蒼鷹在翱翔，浮雲是你的綉枕，蒼穹作你的帷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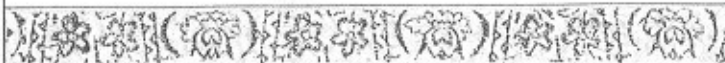


一株樹

一株樹，倒偃在大路上，變成了路障，阻攔了車輛行人的來往。

一株樹，倒偃在小溪上，連接了兩岸，行人可以踏着樹幹，從溪的這端，走到另一端，自由的交往。

每個心靈都是一株樹，由意念所決定的方向，可以使一個人變成路障，也可以使一個人變成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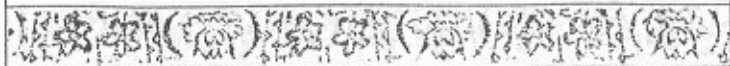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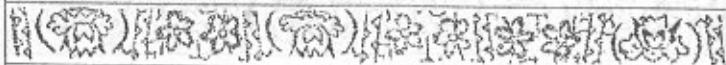
偉大與卑微

有的人把群眾踏在腳下，然後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地說：「看，我多偉大，歷史裡如果沒有我現身，就變成了色彩暗淡，輪廓模糊的圖畫！」

我很想問問他們，究竟有沒有冷靜地思索一下，如果沒有細微的水點，就算太陽更龐大，也弧不出絢麗的彩虹。如果沒有無形的大氣以及蕞爾的微塵，把陽光折射，那麼我們的頭上，就不會出現璀璨的霞靄與蔚藍的天空。如果沒有雨滴滂沱而下，匯成無數細流，百川歸海，就算你建立更大的艦隊，也漂航不成。還有，在月球上可以遙望



到的萬里長城，如果沒有無數平凡的手，冒着風砂去砌牆，就算秦始皇服食了靈芝仙草，活上一萬年，大漠裡還是黃沙一片，空空蕩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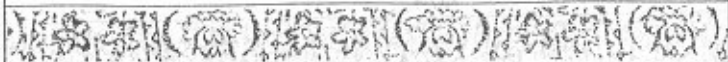
渴求

你渴求什麼呢？

你渴求華廈千幢麼？多少瓊樓玉宇在流光的齒隙裡，被啃嚼成頽垣碎瓦，朱門坍塌，夜裡只有蟋蟀還會偶爾閒話往昔的繁華。

你渴求良田萬畝麼？百年之後，你留在地契裡的名字，已被不知多少張把它接過來的手，磨得字跡模糊，墨跡消褪，難以辨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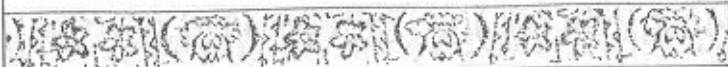
你渴求金縷玉衣陪葬麼？滄海桑田，僵硬的屍體腐化後，不知綠了多少禾稈與野草，不知餵飽了多少放牧的牛羊？





太陽

太陽之所以偉大，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能大無畏地燃燒自己，把光明普及大地，軒昂的獨步天庭，形象令人不敢冒然逼視。另一方面，或許可以說是更令人欽慕的一面，則是太陽對於萬物一視同仁，甚至對於小草上的露珠，他也能謙卑地將自己縮小成一星熠熠的輝芒，把瑟縮的露珠卑微平凡的心靈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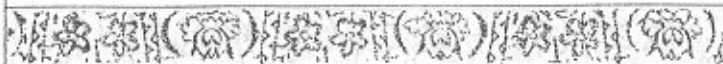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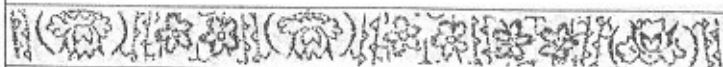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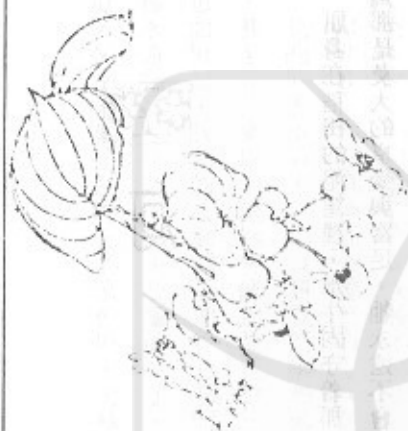
根

一株龐然的傘樹，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倒塌了，細加觀察之下，發現大樹的根基長滿了霉菌，以致主根高度糜爛，支撐不住風雨的搖撼。

印度的沙漠邊沿有一種蝶形花的豆科植物，種籽在陣雨過後，迅速萌芽，然後子根深深地鑽入沙壤裡。亢旱蒞臨，豆桿和葉莖漸漸枯槁，整棵樹也迅速在地面上消逝。然而，苦旱過後，雨水又再降落了，一夜之間，沙壤上又再茁長了翠綠的豆葉來。這種豆科植物，能夠在劣境下生存，全靠那堅韌的、深埋的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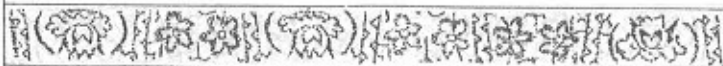


主根腐朽了，參天的大樹也直立不起來，主根堅忍不拔，就是更久的苦旱也消滅不了他！





屈身在稻田的泥窪裡，水牛固守着那一窟窿的泥漿，慵然不動，以爲那是莫大的享受與富足。牠永遠不會了解，只有浸在淵遠流長的大河裡，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奔騰的韻律，才能領略萬里星空，投影入長河所泛起的沁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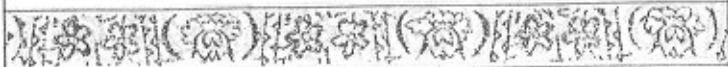


火種

有人說：「只要石在，火種不滅！」

你問我：「一旦連石頭都沒有了，怎麼辦呢？」

我的回答很直率：「就讓我們磨擦緊握的拳頭，我們的手掌，毛髮，甚至在必要時，磨擦皮破血流後露出的骨頭吧。我們的身體爲了理想而恒溫，我們的心脈爲了期待光明而跳躍。因此，只要心不死，火種永遠存在。反之，如果心靈僵冷了，既使你把整個森林斬下來做火炬，又把整個油井的石油來燃燒，火種最終還是要熄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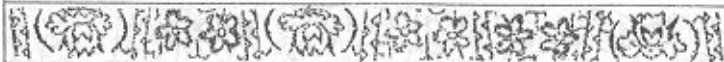




星空

當你失意傷感的時候，到星空下去漫步吧，密密麻麻的繁星，會親切地向你召喚，晚涼裡的熠煜，彷彿星星的耳語：「週遭愈黑暗，星光愈晶瑩；夜色多凝重一分，銀河在天空中就多一角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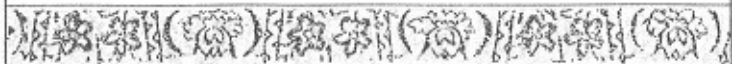
當你因為得意而忘形時，也到星空下去漫步吧。密密麻麻的繁星，會以清涼的星輝來淋濕你正在熾燃的氣焰。而流星的殞落蘊含着一個啓示：「一切虛榮轉瞬即逝，不留一痕踪影在空茫的太虛！」





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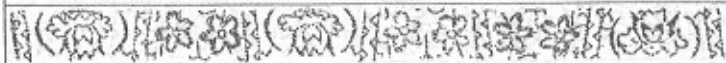
在靜謐的夜裡，熙攘的遊人絕跡了，蛺蝶也因無人瞻仰豐采而睡了。瓊花就在這最靜寂肅穆的時刻，無聲地舒展瑩白的花瓣。她沒有吐納馥郁的芬芳，靜默中只有鵝黃的蕊上幾顆星光在露裡熠閃。你可別誤會她畏懼光明，其實正因為她熱愛光明，因此當光明消失時，她就勇敢地挺身而出。瓊花，其實就是植物中的火炬，在黑暗扼殺了光明時堅毅地綻放，在光明到來時，悄悄地退隱。





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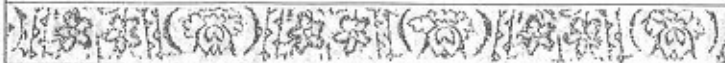
對於一個因為沉船而漂浮在大海中，飢渴如焚的旅人，給他一滴清涼的甘露，更勝過賜給他整個浩瀚的海洋。





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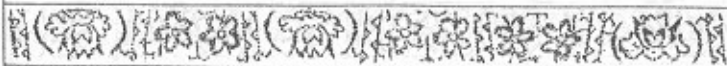
把仇恨在心中堆積，讓憤怒在胸中沸騰，就像在密室中堆集稻草，然後把自己關在裡面點火燃燒，黑煙結果把自己燻倒。爲心靈開一扇窗吧，讓微風和陽光進來。烏鴉展開翅膀想遮天蔽日，它的投影其實遮暗不了地上一根小草！





心靈

浮雲的遷徙不受拘於地圖上的經緯，候鳥的行踪不需以人爲的航線爲依歸，野草的綠意無視鐵青的圍籬，游魚不辨野心家劃分的領海，心靈不受困於禮教圍築的囚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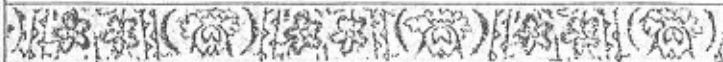




硝煙消散後

碉堡上，一隻白鴿憩在覆蓋着黑鏽的砲口上囁咕着：

「硝煙消散之後，天空依舊像海水那麼蔚藍，鴿群的翅膀還是像白雲一樣的潔亮。然而那些曾經呼嘯而過，震耳欲聾的砲彈呢？他們和戰艦的殘骸一起沉入深海裡，被海草埋沒，連一隻小梭魚也嚇唬不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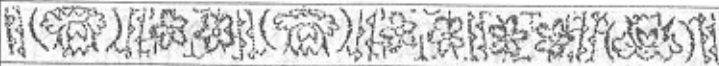


神

一群爲了不同宗教信仰而互相殺戮，爲了維護他們各自崇拜的神明而流血的狂熱教徒，離開了塵世之後，回歸到他們的神身邊，驚訝地發現，他們所俯首跪拜的，竟是同一位神。

他們聽到神低沉痛苦的太息：

「愚昧的人呀，你們以各自的傲慢與偏見，築起厚牆，然後透過這道牆的不同隙縫，來窺望外面的世界。你們都忘記了，你們所見到的流水，寒冰，和雲霓，原本都是水的不同形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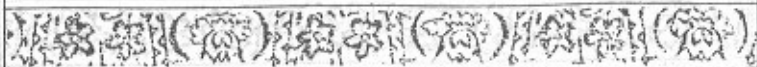


後記

何乃健

淅瀝淅瀝，窗外的簾雨，在這個夢幻已含苞的深夜裡，清醒地敲着單調的木魚。

我在燈下整理着一大疊的文稿，準備明天交到出版社去。淅瀝的簾雨落在右階上，落在我心上，泛起了過去許許多多個雨夜的迴響。從童年開始，我就習慣了在窗前挑燈夜讀。窗外的風聲、蟲鳴、蛙噪，也常常被我連同濃濃的睡意，在熄燈時夾入翻皺了的書頁裡。天籟中我獨愛淅瀝的雨聲，我更愛在雨夜裡，臨着夜寒踽踽潛入唐詩、宋詞空靈高遠的氛圍裡，去品嚐微風細雨中幽然的芬芳。我那顆愛纏夢的心，時而幻作「渭城朝雨浥輕塵」中那粒被灑濕了的塵爾小塵埃，時而幻作「隨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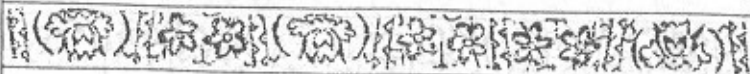


滲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喜雨，時而幻作「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所漲滿的秋池，時而幻作「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中那空蕩蕩地搖曳着的小銀鉤。

愛纏夢的年紀轉瞬即逝，而少年的情懷也倏墜落沙地上的簾雨，無跡可尋。邁入中年之後，我還是和以前一樣愛聽雨聲。不同的是，而今浙瀝的簾雨，常常召喚着我，去深入生與死的思索。浙瀝的簾雨也令我開悟，了解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在這個魚米之鄉工作與學習之餘，我斷斷續續地，伏案寫下了這本小小的書中簡短的篇章。我深深明瞭，這些片斷的思維，會像金剛經中所說的一切有為法那樣，「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飄閃而過之後，剎那間就消隱無踪。不過，如果我們從積極的觀點來看待世間萬物，那麼露珠在消逝之前，為萌芽的嫩葉捕捉些許陽光與熱能；化成雲霓之後，又再循環不息，回來滋潤天旱的大地，這種短暫的存在，已涵容了永恒的真諦。生命雖然倏忽如閃電，然而只要劃破夜空時，能化合了空氣中的氫元素成為氮肥，隨雨落下為大地增添一份新綠，這剎那的存在，已完成了生的任務，毫不虛度！

朋友，你會不會怪我帶來了浙瀝的簾雨，騷擾了你的甜夢？

朋友，你可願意聆聽這陣浙瀝的簾雨，雖然單調平凡，但却誠懇真摯的傾述？



如果 你在當地買不到書.....



本社的總代理是聯號公司白屋書坊，位於吉隆坡蘇丹街雪蘭莪購物中心三樓。讀者們可上門購買，或到各地的分銷處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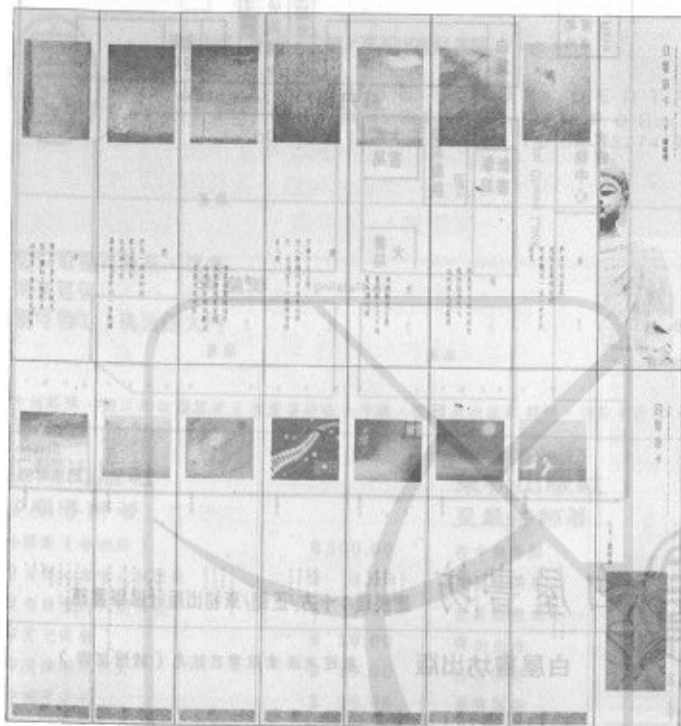
如果外地的讀者無法在當地買到書，可以寫信向白屋書坊郵購，這是我們為方便讀者而提供的服務。

您只須列明欲購買的書名，價格，並把書款以郵政滙票（小額可買 Postal Order，大額則以 Money Order 較便宜），寄到：White House Book Centre, P. O. Box 11848, 50760, K. Lumpur. 收款人寫 White House Book Centre.（請保存滙票存根，以便萬一遺失時可索回原款。）

如果您采用支票，請附加50叻銀行費用。同時，記得不要郵寄現款，以免遺失；並記得寫清楚您的英文姓名及地址。

為了避免遺失，最好另外附加一元掛號費（每包一元，不論大小）。一般上，我們都會在十四天內處理、寄出。如果您在一個月後仍未收到訂書，請即來信詢問，記得註明滙票號碼及寄出日期，以方便我們查詢。

白屋詩卡，獨一無二……



彩色印刷，開度：2吋X8.5吋

• 每套定價 \$2.20 (八張)

詩卡作者：

(上) 釋繼程《禪》

(下) 黃學海《一點心》

您想擁有這兩套

白屋詩卡嗎？

您只須把兩元兩角的

郵票寄來

白屋書坊換取，

信封上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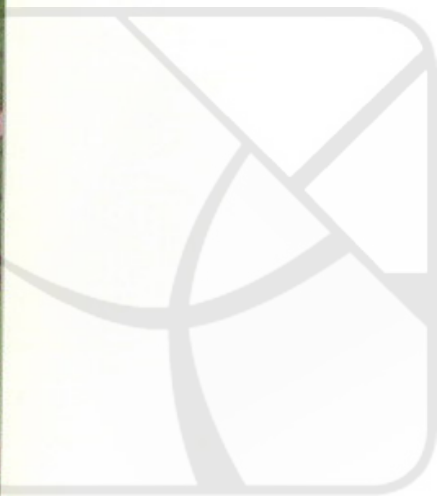
《禪》詩卡或

《一點心》詩卡，

隨便哪一套，

您一定會

愛不釋手！



浙瀝的簷雨

作者簡介

何乃健，一九四六年生於泰國曼谷。一九五三年移居檳城，現為馬來西亞公民。馬來亞大學農學系畢業。現任職於吉打州的慕達農業發展局（MADA），負責這個全國最大的稻產區裡有關水稻雙造種植的農業技術推廣以及訓練工作。曾獲三次文學獎，即一九七八年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及潮州八邑會館統一學術文藝出版獎中的詩歌獎，一九八二年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的第四屆文學獎中的散文獎，以及一九八五年第七屆文學獎中的翻譯獎。曾出版的著作包括詩集《碎葉》、《流螢紛飛》、《裁風剪雨》、詩頁《仙人掌的召喚》、散文集《那年的草色》。學術方面，曾以英文、馬來文發表六十餘篇農業論文，大部份在國內與國外的研討會中宣讀。

